



善人却陽

MG
I246.57
362

狂 瀾

楊邨人著

上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3 2169 6076 9

狂 瀾

目 次

| | |
|----------|---------|
| 膏前..... | 1—7 |
| 籐鞭下..... | 9—27 |
| 剿匪..... | 27—44 |
| 三妹..... | 45—67 |
| 獄囚..... | 69—101 |
| 董老大..... | 103—116 |

附 集

| | |
|------------|---------|
| 母親..... | 117—138 |
| 紅燈..... | 139—143 |
| 政變的一幕..... | 145—152 |
| 到民間去..... | 153—164 |

書 前

在這裏收集的，五篇是小說，四篇（附集）是雜記。

關於技巧方面，自己不能捧場說怎麼比以前的進步，怎麼比以前的好；因為書局方面銷路的關係，也不能說怎麼是非成功的創作，怎麼是粗陋的東西；所以只好不說。

在內容和目的意識方面，現在來介紹一下：——

土豪劣紳一變而站在青天白日旗幟下做起「忠實同志」的，現在各處都有。因為「打倒土豪劣紳」是共產黨的口號，所以平時和土豪劣紳作對的人便是共產黨，便清掉，殺盡；自然只有土豪劣紳才有資格做「忠實同志」，這是事實上當然的趨勢，誰又敢說個不字。你反對，你就是共產黨，你就有砍頭的資格。何況在「中央下令停止黨務」的時候，鄉村的土豪劣紳更是「山高皇帝遠」，任所欲爲了！以前農會存在的時候，農會是和土豪劣紳作對的，自然土豪劣紳失去了平時的尊嚴與權勢；一旦土豪劣紳「革命」起來，農會自然解散捕殺。因此和農會的人接近的，甚至於只是認識過的，便有通農會的嫌疑，便有「反革命」的嫌疑。土豪劣紳在鄉村間，本來已是土皇帝了，何況又是「革命」起來變成「忠實同志」，生殺予奪任所欲爲更不待說了。現在鄉村間的世界，就是這樣的「光明」！籐鞭下的背景，以客觀的觀察採取的，沒有一點

是杜撰；讀者如曾看報紙以及聽從鄉村間來的朋友的說及，一定沒有誤會那是空想的。天下事常常是忠厚守本分的人吃虧，還有什麼話說。老八以忠厚守本分不過的人，終於死在藤鞭下，多麼可以憤慨的事。本篇的目的意識，在於指示：你懦弱，你守本分，你便吃虧。至於因為要求寫實，描寫搖櫓打槳的船夫在談話中的搖櫓打槳和談話的聲音和奏樂的「欸乃」太多，有點討厭也是沒法。讀者如果能够從那一種描寫中去想像坐船上旁聽的實際的情形，我想不但不會討厭那「欸乃」太多，而且可以想像出一種特別的有趣的感覺。

勳匪的背景，是一位從我們家鄉——嶺南——跑來的商人告訴我的一些事實。我把這位商人的話，據實地記錄出來，並沒有參加一點主觀的意見，從那一篇中，我們可以明瞭「農匪」是如何的猖獗，以及軍隊下鄉的如何任所欲為的實況。其他的不能詳

說了。

工頭的強姦女工，這是任何工廠的工頭的家常便飯。同時因為好像現社會的法律與一般人的觀念對於工頭有給予這種權利似地；工頭的強姦女工便沒使社會注意。在有組織工會的工廠，工頭自然稍為斂迹；在既經組織工會使工頭喪氣懷恨，而又工會解散，工人有的捕殺的工廠，工頭自然更為無所忌憚，越加放肆。三妹的背景就是去年在清黨時期的武漢的某工廠的一件新聞。那篇小說也是在當時起稿的。現在看來，那篇小說有犯了個人行動的英雄色彩的表現的毛病；但在當時那種政治環境底下，三妹的沉毅勇敢的精神，確實有人贊同。這和光慈的菊芬的後段竟使主人翁菊芬變成了安那其黨人，一樣的是當時政治環境底下的人們的憤激的變態的心理的表現。

牢獄裏頭的慘酷的生活，這是誰都知道的，以所

獄囚那一篇便不注重這一點，在現時代的中國，我們看不到法律，禍鳥隨時都可以飛下誰的家裏，所以誰都不能自信他今天安樂無事，明天也是安樂無事。在孫傳芳時代，在上海馬路上走路的人，誰都不敢担保他能够安全沒有危險；在現在「殺盡共產黨」的口號之下，在「與其錯放一個共產黨，寧可枉殺一個無罪的人」的策略之下，誰也不敢担保誰能够福壽康寧。只要你走到算命灘邊，聽一聽那算命的對於任何人的判斷只是凶多吉少，便可以明白了。獄囚的背景，就是現時代中國這種現象的採取。在現時代的中國，青年人好像根本就是罪犯；枉死城中的冤魂成千成萬還不算，莫名其妙的入獄的不知凡幾！法律上的「嫌疑」兩字，真是佛法無邊，明知你是無罪，但有了嫌疑，一些些可以勉強附會的嫌疑，你就該剝奪自由入獄受苦。執政者說是爲維持「社會的治安」，寧可慎重又慎重，萬不能輕輕地放過，在他那方向曾沒有理

由。然而冤哉枉也的人，只好自怨不該生在這個時代的中國吧了！

在革命的浪潮高漲的時代，一般具着自我偉大的觀念的人們，常常要站住不願跟着潮流跑，甚至於逆流而走。這一種人多半是小資產階級。這一種人完全露出了他們的階級性的原形。這一種人的心眼中，只有一個自我；關於他們的名譽或是經濟有利益的，他們才願意去幹；如果在名譽上或是經濟上沒得多大利益的事，那他們就站住不前或者退後倒戈了。在這一九二八年的中國，這種人特別地多。他們站住的時候是幻滅消極無聊，他們退後倒戈的時候，特別地奮勇努力。董老大的主人翁便是這一種人物的代表。但我們對於這一種人不願意看他自絕，所以後段結束的時候，只是寫他站住不前也不退。這是存有一點對於這一種人的希望的。

關於附集的四篇雜記，只是一些拉雜的紀載而

已，這裏不願意介紹，由讀者自己去探討吧。

讀者如從文藝的觀點上加以批評不勝感激。

作者 一九二八，十，七夕燈下記

籐 鞭 下

太陽還未上來，海上的天空，紅霞已經如薄紗似地飛着，聚着；就是沒有藝術修養的人，也得呆呆地欣賞這一幅自然的畫圖。打漁的老八整理好了他的網，正要划船回家，偶然抬頭見了這樣的美景，立刻站着在注目。

——真好看呵！老八自然而然地破口說了這麼一句話，心裏頭也覺得一切煩惱憂慮，都隨着海上的

晨風散失了。

但是打漁的人對於這種清晨的美景，是看慣了的，老八雖然忽然起了欣賞之感，不久也就划着船向自己的鄉村前進。

——老八！昨夜有多少？同村的老七這時也划着船要回家，見了老八從後頭划着船來，回頭問着。

——沒有呀！真倒霉！幾斤蝦。老八一面划着船提高喉嚨在答着。

——可不是？真倒霉！我昨夜打了一夜，什麼鳥都沒有，網還被一隻狗兒的螃蟹咬破了一個洞！我的網是新的呀，真倒霉！老七停住槳兒在說着，他那棕黑色的面孔，呈現了一種懷喪憤恨的神態。因為是停槳，老八的船已經趕上，兩隻船將要齊並，老七這才划槳起來。

兩人一面在划槳，一面在談話，他們談話的聲音同划槳發出來的聲音應和着。

——幾斤蝦又有什麼用處！他們要派什麼愛民清×捐，我昨天想打了幾十斤魚便可以答復六爺去了，狗兒的！打了幾斤蝦！

(欸~~~~乃~~~~,欸~~~~乃~~~~。)

——是的呀！六爺昨天叫我到祠堂去，說今天一定要我的錢，不然的話，就要我的命！什麼愛民清×捐，混×捐，簡直是要我們窮人的命！

(欸~~~~乃~~~~,欸~~~~乃~~~~。)

——唉！老七！捐幾個錢倒也不要緊，(欸~~~~乃~~~~,欸~~~~乃~~~~。)天公保佑，一網打幾十斤魚，可不是就清了賬？(欸~~~~乃~~~~,欸~~~~乃~~~~。)我們擔心的是，動不動就說你逼了農會，反革命派，欸~~~~乃~~~~,欸~~~~乃~~~~。)老三，市頭那老三，不是平空無事地被抓進城去嗎？(欸~~~~乃~~~~,欸~~~~乃~~~~。)什麼革命的話，老傢伙沒有用，一點都不懂；(欸~~~~乃~~~~,欸~~~~乃~~~~。)但是，老七！

說是農會是反革命，要砍頭，（欸~~~~乃~~~~，欸~~~~乃~~~~。）通農會就是反革命派，也要砍頭，（欸~~~~乃~~~~，欸~~~~乃~~~~。）那，老七！我是老傢伙沒有用的，倒覺得……（欸~~~~乃~~~~，欸~~~~乃~~~~。）你看農會替我們做了多少公益事，（欸~~~~乃~~~~，欸~~~~乃~~~~。）他們對我們是何等的好，（欸~~~~乃~~~~，欸~~~~乃~~~~。）我是老傢伙沒有用，我覺得六爺他們的什麼支部比起來還……（欸~~~~乃~~~~，欸~~~~乃~~~~。）唉！好的人要砍頭，壞的人是正派，（欸~~~~乃~~~~，欸~~~~乃~~~~。）還有公理嗎？……（欸~~~~乃~~~~，欸~~~~乃~~~~。）

——現在講什麼公理，老八！（欸~~~~乃~~~~，欸~~~~乃~~~~。）現在有公理，天下太平了！（欸~~~~乃~~~~，欸~~~~乃~~~~。）我們活了六十多歲了，看見這樣的動不動就抓人？（欸~~~~乃~~~~，欸~~~~乃~~~~。）隨隨便便的殺人嗎？聽說長毛時候，經過城裏也沒有

這樣的呀！(欸~~~~乃~~~~,欸~~~~乃~~~~。) 現在有公理,天下太平了！(欸~~~~乃~~~~,欸~~~~乃~~~~。)

兩人一面在划槳,一面在談話,太陽已經露出了硃紅的大圓球在海面的盡頭慢慢地上昇起來了,天空整個變成了紅彩的大幕,海面的水波也染成了綠底鑲金邊。

——.....

(欸~~~~乃~~~~,欸~~~~乃~~~~。)

——.....

(欸~~~~乃~~~~,欸~~~~乃~~~~。)

兩人默了一回又是繼續地划着談着。他們談話的聲音又同划槳發出來的聲音應和着。

——唉——！老七！天年這樣惡,窮人真難過活！(欸~~~~乃~~~~,欸~~~~乃~~~~。) 我們活了六十多歲了,從未有今年這樣苦！(欸~~~~乃~~~~,欸~~~~乃~~~~。)

——只是我們窮人苦罷了！有錢的人會苦嗎？

(欸~~~~乃~~~~,欸~~~~乃~~~~。)老八!你還有一家人啦,我只是一个老骨頭!(欸~~~~乃~~~~,欸~~~~乃~~~~。)

——老七!我倒羨慕着你呢!……(欸~~~~乃~~~~,欸~~~~乃~~~~。)單身匹馬;無牽無掛,多麼享福!(欸~~~~乃~~~~,欸~~~~乃~~~~。)你看!我一回家,孫兒要錢買糖,媳婦愁眉苦臉,(欸~~~~乃~~~~,欸~~~~乃~~~~。)老媽頭又是半死半活,病在床上;——一看心便酸了!(欸~~~~乃~~~~,欸~~~~乃~~~~。)去年大牛那兒子進城,被人拉去挑子彈,(欸~~~~乃~~~~,欸~~~~乃~~~~。)一去不回來,媳婦和她的媽一想起,(欸~~~~乃~~~~,欸~~~~乃~~~~。)她們便發聲哭起來!——有家比你還苦呵!唉!(欸~~~~乃~~~~,欸~~~~乃~~~~。)

——老八!真的我也不想要成家,同你這樣我就活不成!(欸~~~~乃~~~~,欸~~~~乃~~~~。)我還佩服

你呢！老八！（欸~~~~乃~~~~，欸~~~~乃~~~~。）

——佩服我！有什麼法子擺脫呢？（欸~~~~乃~~~~，欸~~~~乃~~~~。）唉！老七！我們上了年紀的人，過一天就過一天吧了！（欸~~~~乃~~~~，欸~~~~乃~~~~。）

——我倒想過快樂的日子，老八！（欸~~~~乃~~~~，欸~~~~乃~~~~。）

——天年這樣惡，有什麼快樂日子可以過？（欸~~~~乃~~~~，欸~~~~乃~~~~。）我覺得我們窮人命苦，是前生註定的了！（欸~~~~乃~~~~，欸~~~~乃~~~~。）

——什麼是前生註定？我不相信這種話。（欸~~~~乃~~~~，欸~~~~乃~~~~。）那是婦人媽子她們說的，我們男子漢信它幹嗎！（欸~~~~乃~~~~，欸~~~~乃~~~~。）

——唉！老七！你不相信你越要吃苦！（欸~~~~乃~~~~，欸~~~~乃~~~~。）我看你近來也變了！是不是？（欸~~~~乃~~~~，欸~~~~乃~~~~。）

——還不是和從前一樣？哈哈！老八！（欸~~~~乃~~~~，欸~~~~乃~~~~。）你看我近來變了嗎？不會的，沒有這回事。（欸~~~~乃~~~~，欸~~~~乃~~~~。）

——你說的話就變了喲！還賴什麼？（欸~~~~乃~~~~，欸~~~~乃~~~~。）

——我並沒有賴什麼。哦哦！老八！（欸~~~~乃~~~~，欸~~~~乃~~~~。）我們在談着，不覺已經這樣快就到了！（欸~~~~乃~~~~，欸~~~~乃~~~~。）

——哦！真快呵！（欸乃~~~~，欸乃~~~~。）

兩人一看見自己的鄉村就在面前；趕快划槳，也沒有談話了。

（欸乃~~~~，欸乃~~~~。）

（欸乃~~~~，欸乃~~~~。）

老八上了岸，把網向左手一掛，右手提着一籃子蝦。剛到自家門首，黃瘦臉的媳婦在門邊闖出來一攔，輕聲細語地說：

——爹！不好進去！六爺又派人來要什麼捐了！

——真倒霉！只有幾斤蝦！沒有錢，難道就要砍頭嗎！我去見他。

老八不由媳婦攔阻，一直進了家門，在庭子裏將網和蝦放下，便到屋裏來。媳婦沒法，心頭在跳着，只好跟他進來。只有皮包骨的孫兒牽着媳婦的衣裙。

屋裏是十分黯黑的，在那黯黑的當中，看見一堆灰白色的東西，老八心裏明白那就是昨天來了一次的六爺的差役了。

——大哥！有屈了！來了幾時？老八進了屋裏放開喉嚨就講。

——唔！來了半天！那人裝腔着說了這麼一句。

老八心裏知道來勢比昨天還兇，今天又沒有魚可賣，沒有錢把他，應該下氣些。

——大哥！屋裏黑呢，外頭北風雖然大，說話便些，到庭子裏來坐吧。——老八說着回頭對媳婦說，

拿長凳子到院子裏來呀！

媳婦從屋裏拿出了一張長凳子放在簷下的地方，那人也出來了，拿着灰白的長袍，一臉橫肉；並不說話，向長凳子坐下去。老八看他兇眼閃閃，表情冷肅，忙陪笑說：

——大哥！今天真倒霉！打不到魚，沒有錢呢！對六爺講，明天一清早準送來。

——不行！六爺說，今天沒有錢，要人！那人板起臉在嚷着，就如城裏警察對待小偷一樣。

——老八并不敢坐下，在他面前的旁邊恭順地站着，他柔聲下氣地說：

——大哥！實在打不到魚，沒有錢，明天一清早準把，請你老人家同六爺講。

——還是沒錢！一丁三元，你們四丁本來要十二元，六爺對人好，只要你們十元，還說沒錢！——那人說着哮喘起來，——縣裏派人到團局坐催，上頭軍餉

緊急，今天不繳，明天官兵便下鄉來了；六爺不是爲着鄉裏保平安的關係，他老還管閒事嗎？你們這班不出息的狗兒，逢着好人不出力，哼！官兵一下鄉，保你這泥巴屋子要燒掉了！人還要帶進縣裏去！

——大哥！六爺對我們好，誰都曉得的，這次實在打不到魚，沒有錢！大哥，你看上一次要的紳富捐，我們雖然并不是紳富的人，六爺說要派人丁，豈不是就立刻送去？大哥！今天實在倒黴，打不到魚，沒有錢！

——聲聲句句沒有錢，難道要六爺替你們出錢嗎？這狗兒的，老東西！那人大罵起來了。

——大哥！沒有這句話，實在沒有錢，你看，盤裏只是幾斤蝦^兒！——老八心裏雖然被人罵得難受，憤怒不過，但一轉想，六爺的威風，誰也不敢惹的，只得忍氣溫和地向他說好話，——大哥！你老生平喜歡做好事，請你在六爺面前說一聲：明天一清早準送來。現

在這籃蝦子就送你老帶去下酒。

——誰要你的臭東西！今天說明天，明天又說明天，不行，一起到祠堂去。

那人不待分說，把老八的胸前的破棉襖一抓，一手提一手推，抓出門口，媳婦上前牽着老八的衣襟，向那人央求說：

——老爺！我的爹實在沒有錢，並不是不送喇！

——滾開！那人一脚把媳婦踢倒在地下！抓着老八出門去了。

媳婦跌倒在地下，孫兒跌在她的身上，哇地一聲大哭起來，屋裏送出來一種微弱無力的病人的聲音在喊着。

——大牛的！什麼事喇？

媳婦生怕婆婆着了驚，病體加重，忙抱着兒子爬起身，裝出很安閒的樣子提高喉嚨說：

——媽！沒有什麼事，是小蚌跌倒呢。

——你爹同什麼人吵呢？那病在床上的婆婆又說。

——沒有呀！有人來買魚，爹在講價錢呢。

這裏媳婦在安慰她的婆婆，老八已經被抓到祠堂的廟下了。

K省東江的地方，鄉下的祠堂最多，紳士們住的祠堂，大都就這鄉村的法庭，或是公署。六爺住的祠堂在村的中央，一切民事刑事，要上縣裏的，要先經過六爺這個衙門審問一遭，看可以判決的六爺就判決下去，判決公道不公道，誰都應該服從，雙方還要送禮呢。六爺在區裏的民團局還是團總，所以縣裏也同他直接發生關係，抽軍餉，派什麼捐，六爺對縣裏最出力。其實，他也並不是白出力的，一切軍餉捐款，他還有扣頭呢，祠堂還是X部，六爺還是區分部的常委，他在縣X部也可以直出直入呵！

這次縣署公文下來要派愛民清X捐，六爺知道

這是給他一個發財的機會了。他對於有錢的人家，說他的某一個子弟在縣裏中學讀書，已經被發覺有反動嫌疑了，如果在這裏繳多一點的捐款，他可以用X部的名義上縣去擔保解釋，不然的話，你家裏不繳這愛民清X捐，你便是反動派，你的子弟不但可以證實有反動嫌疑，而且更可以證實是反動派了。他對於沒錢的人家，比如農民和打漁的，那他恐嚇的方法更高明！你農民不繳捐款，你便是入了農會的人了，農會是反動派，你也是反動派了，不繳捐款，送到縣裏去。打漁的不繳捐款，你便是通了農會，你便是反動派，也送到縣裏去。六爺手段真高明，派人丁繳愛民清X捐的話才傳出去，有錢的人，馬上自己計算多少，送到祠堂裏頭來；沒錢的人，也不敢說個不字，趕快東拉西借，也送上了來。老七，老八，和另外的三四個農民真可惡，費了六爺的心，派人去催，還推說沒錢，今天說明天，明天又說明天。

——這班沒出息的東西，真可惡！六爺這日穿着大皮袍坐在祠堂裏的旁廳，一面抽着水烟筒，一面在發雷霆。

——老張回來沒有？六爺在喝問着。在泡茶的小孩子趕快發出半吞半吐的聲音說，

——老張還沒回來呢。

——老李，老陳呢？

——都還沒有來。

——一點小事都不會幹？真飯桶！

老八進了祠堂的門，還聽到六爺在發脾氣。

——老陳回來了，六爺！泡茶的小孩子一見老陳抓了老八進了祠堂的門，對六爺說了。

——這老東西今天又說沒錢！老陳抓老八到六爺面前報告似地說。

六爺一面抽着水烟筒，一面很嚴肅地對着老八說。

——怎麼？你敢反抗不繳嗎？

——六爺！不是的！今天打不到魚，沒有錢，明天一清早準送來。

——今天說明天，明天又說明天，官餉由你賴得嗎？不行！你們這班沒出息的狗東西！——六爺回頭對老陳說，——綁起來！

——六爺！實在沒錢！

老陳不由老八懇求，將他綁起來，用繩子捆在大廳裏的石柱上面。

——六爺喇！實在沒錢！老八在喊着。

——狗東西！喊什麼？老陳說着手掌這麼一揚，老八吃了一個耳光。

不一回，那大廳上的六根石柱，捆了六個人。老八認得都是鄉裏的窮農民，和打漁的；但不見老七。近他的那一根石柱上捆着的是後村老五，老八同他很熟，老八對他望了一眼說。

——老五！老七呢？

唔！他跑了。去投農……

——不准說話！這狗東西！

六爺的差役們在喝着！老八老五只得不敢開口了。

——明天一清早帶到縣裏去。

六爺發命令似地說，地下的人忙應着。

——是！

老八知道明天要進牢裏了，他對於自己入牢，以至於槍斃，砍頭，以為老傢伙沒有用了，倒不覺得什麼難受。他想起一家人都靠他打漁養活，孫兒的媽媽又病在床上，這一去，她們不是要餓死嗎？他想到孫兒的媽媽的病，如果她聽到入牢的消息，一定要她命，他的心頭一酸，眼淚掉下來了。

——六爺喲！饒命喲！我這一去，自己死都不要緊，一家人都要餓死，還有那孫兒的媽媽是病在床上

喲！六爺！饒命喲！

——不准說話，沒有耳朵嗎？地下的人在喝着

——這狗東西喊死喊活，你們這班窮骨頭在世上有什麼用處？你們不想死還想活，真是沒出息的東西！——六爺說着對地下的人下命令似地說。

——抽他幾下藤鞭！

六爺的法庭是有藤鞭的，這時的六爺如狼似虎的差役老陳從壁上拿下了一根藤鞭，試力一下，便向老八的身上猛力地抽，儘抽。

——唉喲！唉喲！老八是上了年紀的人，那裏能够吃藤鞭的打，哀叫了一兩聲，忍痛不住，聲音也喊不出來了。

老陳的藤鞭只抽了幾十下，老八早已暈過去了。

——這狗兒的！你還喊嗎？

老陳看老八已經暈絕，也就停手，對六爺說：

——這老頭不會吃打。

——算了！六爺說着還是安閒地抽他的水煙筒。
搵在石柱上的老五和其他的人，看見老八這樣子，誰都憤怒，但誰不敢做聲。

他們垂着頭默着。廳上的兩旗交叉的中間的偉人的相片等等，也是默着。只有六爺抽水煙筒的聲音在噤哩咕嚕地響着，

三月四日——十三日又病又忙中于上落

勦 匪

農匪的勢力一天一天的膨漲，各縣農匪「殺人放火」的消息，一天一天的加多，S市的縣商會議決：一面僱買一大隊像難民的鄉民向各機關請願，一面通電省政府以及滬同鄉會館，一起運動勦匪。S市的報紙受了暗示，也特別地宣傳得起勁。受黨領導的農會工會也大發討伐農匪的宣言。空氣是十分濃厚。

總商會的運動，終於發生了效力。

S市的警備司令 T軍長奉了 L主席的命令，派

兵嚴勦。

T 司令派兵勦匪的消息，報紙已經宣傳了三天，外埠的報紙的專電，也已經進一步的宣傳着：「農匪勦平了」；但兵還是未曾出發，T 司令還沒有下動員令。這真使縣商會着急了！

縣商會 P 會長特地爲這事晉謁 T 司令，在會客室裏頭兩人很親密地談着。

——司令！農匪那樣猖獗，F 縣城也攻下了，S 市的人心已經浮動，如果大兵還不出發，S 市的土匪是在暗中活動的，怕 S 市也將有不幸的事件發生，這於司令地位有點關係呵！

P 會長這人從他那鼠眼高顴骨兩撇小鬚看來是一個狡猾的人物，以前他態度是不敢這樣強硬的，自從 T 司令降格和他老人家結拜兄弟，關於抽餉派捐事都仗他幫忙以後，他握上了經濟上的權柄，曾經一次兩次對司令表示強硬的態度，T 司令還對他更爲

和平親切，那他自然有所恃而不怕了。

P 會長態度雖然強硬，但是 T 司令并不動怒。

——小弟是注意到的。不過，老哥，要知道軍餉缺乏，弟兄們沒有飯吃。如何打仗呢？

P 會長在政界也曾混過幾年，對於 T 司令這口氣，自然立刻便明白這話的內幕了。

——兵要餉足，治軍之道。不過，司令 IS 市連年天災人禍，商業已經將到破產地步，房捐抽到明年三月，對於軍餉這回怕——就是兄弟要竭力幫忙，——也是沒有效力了！

T 司令的意思雖然被 P 會長說破無遺，他更不用打官話了。

——不過，這一次出兵剿農匪，是地方上，不但是地方上，黨國前途也有關係。人民愛顧桑梓熱心愛國，這回的軍餉是不能够不踴躍輸捐的了！

——司令：要知道，我們商家現在實在艱困萬

分！

P 會長以為強硬的態度，一定會得良好的結果，不料 T 司令的態度，這回却變強硬起來。

——老哥！這回剿農匪，不但是人民的渴望，省方主席已經親自來電：要嚴行剿辦，兄弟非執行不可。派兵非發餉不行，發餉又非派捐不成，老哥！這回你一定要替黨國出點力。這回也并不多，有十萬元就可以了。這責任就在老哥身上，今天晚上候老哥的話。

T 司令這話才說完，不及 P 會長再說話，已經高聲喊着：

——來呀！

早有值日副官站在門口立正行禮，走進到離面前三步遠，又是一個立正行禮。

——同會長到總商會去，今天抽軍餉十萬元，明天就派兵剿農匪去，公事要辦好，曉得麼？

——是！是！

值日副官又是一個舉手禮，向後轉正式開步走三四步，然後退出去。T 司令回頭很和藹很親切地拍着 T 會長的肩頭說：

——這回還仗老哥鼎力。

站起身便送客了。P 會長沒有說話的餘地，被送到會客室外，只得把手裏的禮帽按住胸部，彎了一下腰鞠躬地出門。後頭跟着那值日副官一同到總商會來。

P 會長立刻發通告召集會董開緊急會議，等了四五個鐘頭，才够法定人數。

在這樣坐催軍餉被監視着的會議的結果，衆會董就是心裏捨不得洋錢，也不得不議決：繳奉五萬元。不過，并非銀行業輪船業攤派，又是在小商人的身上榨油：加派房捐一個月。

然而值日副官還不滿意。

——司令說要十萬元，現在只有五萬元，要兄弟如何回去銷差？

——商艱已經到了極點，司令想當能夠原諒，副官長回去不至於發生困難。

P 會長的話剛說完，

——那末，還勞P 會長一路回見司令好。便被值日副官挽着臂很親切地很親切地回見T 司令了。到了司令部早已電燈通亮。

——這回打算派三團人下去，開拔費也不止五萬元還勞老哥鼎力。

T 司令會見 P 會長得了報告之後，很和藹地很親切地對P會長說。

——兄弟這回實在無能為力！

P 會長的態度預備更強硬些。

——那不行！沒有十萬元，不能派兵，這責任完全在老哥身上。

T 司令的態度比下午更爲強硬，那兩顆好像銅鈴的眼睛，兩撇仁丹式的鬆鬚，格外威嚴，使P會長的心頭忐忑地跳着，可憐的面孔，難以形容。

——那末，那末，兄弟回去再商量，再商量。

P 會長說罷又被送出會客室；後頭跟着那值日副官回到總商會。

這回時間來不及召集大會，由幾位銀行業輪船業的會董代表商議決定：加派一個月房捐。值日副官這才很恭敬地辭走。但是約定明天款項就繳奉司令部來。

這款項，議決先由銀行業墊出，三天內由總商會派人挨戶勸收明年四五兩個月的房捐，發貼「熱心愛國房捐已繳」的紙條。

H, D, G, 三位團長要出發的那一天，由警備司令

部發出通告召集S市各團體在市黨部的禮堂演講。

T司令公事忙，派政治訓練部S主任代表出席。這S主任看來雖然有點像烟鬼，兩眼無神，面色黯黑，但他對於討伐農匪的理論是十分透切的，足足發揮個把鐘頭。他說得起勁的是：

出發的三團是有主義有訓練的革命軍，農匪雖然猖獗，不足為慮，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可以打保單。

總商會P會長這日是到會的，散會後，心裏十分高興。但他的高興，並不是在S主任的演說辭的中聽，他是在打算着：

——『好好！這三團兵開了出去，以後再不用抽餉派捐了。』

大軍出發，雖然有了開拔費，但是還得照例拉夫拉船。

一切輪渡是停止行駛，拉去載兵，交通上立時頓

塞；市上兵士三五成小隊地在拉夫，市面立時呈現了一種驚恐慌亂的現象。鄉民不敢上市，第二天便拉不到粗人，進一步拉起斯文些子的。但是，并不如何嚴厲，如果你的左臂被拉到，右臂趕快奉上一些洋錢，甚至於幾個角子，也就可以赦免了。

——革命的民衆，自願担挑夫去！

——不願担挑夫的，便是反革命！

市黨部農會工會的標語，花花綠綠地貼滿市上的牆壁。大軍浩浩蕩蕩地向L城進發，探報說是農匪已經過了F城將到V鎮來了。H團長是先頭部隊，領着弟兄們向A鎮前進。

這A鎮是一個大市，附鎮大村小村總有十幾所，平時是十分繁盛的，自從農匪到處殺人放火以來，紳富的人家搬了一空，只領着一些靠逐日生意過活的小商店和窮苦的居民。H團長的部隊到了A鎮的時候，平時軍隊下鄉依靠膳宿的紳士們遍找也找不到

一個。這使日團長頓腳大罵：

——這些紳士真是混帳王八蛋！

南方的軍隊到處不打營幕的，這日團長下令：暫住民房，就地取食。

命令一下，弟兄們高興極了！民家的大門如果打不開，暫時應用強盜的方法，將大石頭撞開：民家如果沒有飯，沒有菜，欄裏的雞，豬，槍尾刀這麼一刺，一割，一燒，沒多時，真不費力，肥肉美味勝過營飯十百倍。幾個月沒有發餉，取些零碎的首飾洋錢就說是民衆對於革命的貢獻。

還有呢，晚上睡覺軍用毯不用打開，民家婆婆媳婦，女兒的床上，暫且借用一宵。臨時還可以實行「自由戀愛」，媳婦，女兒比較漂亮的，請今晚在床上就行結婚禮。你反抗，你就是反革命！

弟兄們的大石頭撞開不上三兩家，居民真是「反革命」，或許是通了農匪，都從後門跑上山去，是老是

少，民家跑了一個空。

然而，民家的欄裏，雞豬是跑不掉的，弟兄們飽餐一頓，只可惜沒有酒。

H 團長是住在祠堂裏的，勤務兵也從民家得到幾盤芳郁撲鼻的美餐，還有雪白的米飯。

——探報呢？H 團長吃了飯對 L 營長問着。

——報告！——L 營長立正舉禮之後說：

——敵人據說已經出 F 城三天。完了。

——通令明天早上進 F 城。H 團長說着用牙籤在牙縫。

——是！是！L 營長又一個立正舉禮，後退下。

春稻正是上場的時候。田野一望都是黃金色，稻穗灣着腰，沉重地垂着倒着。農匪到底不能犧牲他們的生命——穀稻，退出 F 城割稻去。H 團長的部隊進城的時候，縣知事跑回任，率領紳士歡迎，然而，歡迎的「民衆」并不多，有的還不敢跑回城。

H團長進城的時候，立刻打電話到S市：我軍×日克復F城，農匪潰散，在殲滅中。S市的報紙宣傳着這消息的時候，總商會大放鞭炮慶祝勝利。

但是探報，農匪在四鄉還有萬餘人，很嚴重地戒備把守着，A團長估量自己的力量，不敢派兵出城。

H團長的部隊住城已經有三天，後方部隊還未曾聽見到了包抄的目的地，鄉土們天天上團部請求立刻出兵下鄉，H團長大罵他們沒有軍事的常識。

F城自第一天起，一天一天的恢復原有的繁盛狀態。各色人等進城買貨物的一天一天的多。真是多啊！

團部設在城的中央，那民團局，每個城門都有重兵把守着。到了第三天，東南，西南，正南三個城門把守着的弟兄們，忽然紀律比較好了起來。而且每一連裏頭，常常有人在讀着很小張很淺白的傳單。而且，而且常常有四五個弟兄們聚在一起，在輕聲細語的

談着談着。

城外田野的穀稻已經上場了，一望黃金色的稻穗的田野，只餘着散亂的稻草。

忽然探報，農匪今晚要攻城，H團長下令各城門戒備。

太陽下山之後，夜幕張蓋下來，這時是月梢，天空的小星在瞋眼微笑着。

三更前後，城外的田野，火把通紅，村前也擂鑼打鼓起來。——農匪來攻城了。田野的火把當中，隱隱約約地現着黑壓壓的農匪成隊成排。村落的鑼聲鼓聲當中，嘈嘈雜雜地夾着山崩水吼的叫打城殺。

城上兄弟們開鎗開砲了，但是田野的火把還是通紅。村前的鑼鼓聲叫喊聲還是震動天地。

農匪近城了，鑼鼓聲叫喊聲當中，也同過猛烈的彈雨，隆隆的砲響。

城上城下的對仗，十分嚴重。

忽然，城下火把都滅了，鑼鼓聲也停了，叫喊聲也止了，槍炮聲也沒有了，只聽到城上打下去的槍砲聲。

忽然，城裏四處都起火了。鑼鼓聲，叫喊聲，槍砲聲反而在城裏如山崩水吼的起來了。

H團長在團部正在坐着，嘴裏口銜着一枝香煙，L營長喘着氣跑進來，立正行禮。

——報告！城裏的工匠放火響應，東南西南正南三個城門的士兵倒戈，農匪進城來了！請團長示！完了。

這真使團長驚惶失措！但是他還鎮定，把香煙用力地掉在地下，站起身下令，

——傳令，退出北門！

當H團長率領盒子砲衛隊衝到北門的時候，後面火光映得天空通紅，在槍砲聲鑼鼓聲叫喊聲當中，聽到一些「反動的口號」：

——工農兵聯合起來！

——工農兵聯合奪取政權！

——殺盡地主豪紳！

——殺盡貪官污吏！

——一切土地歸工農兵！

遠遠地還聽到「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的歌聲。

中央那民團局的火舌最高，且團長剛出了北門，北門街的火勢也跟着強旺，——『城整個地成了火窟。

城裏的槍砲聲，鑼鼓聲，口號聲趕到北門，且團長率領盒子砲的衛隊一邊打，一邊退，望望前面有一營部隊在戒備着，且團長這才放了心。

——弟兄們！上前衝鋒。衝鋒！衝鋒！殺！殺！殺！且團長轉身兩手打着機關，一邊打，一邊回頭發命令似喊着戒備着的一營的弟兄們前進。

——拍拍拍!

那一營在戒備着的士兵，聽到了那就是H團長，
鎗開了。

鎗聲拍拍拍，砲聲隆隆隆，鑼鼓聲喊叫聲震動天
地。

H團長死在「反動的口號」的叫喊聲，「工農兵聯
合起來」裏頭。

三 妹

一

最近這一個月來女工三妹每天晚上從T紗廠放工回來以後，總愛在房裏哭。就是白天，她在廠裏做工的時候，也再不見到她以前那紅潤的滿月的臉上的笑渦。

一天晚上，外面秋風秋雨狂吹大下，天氣寒冷，她在房裏越加悲傷；爲的是，她覺得忍冷不住開了破舊不堪的藤箱子要換厚衣服看見她死了的姊姊——

大妹——的遺衣。她手上拿着大妹的一件藍布衫，坐在床上，兩條眼淚汪汪地和水流一樣地從眼眶裏流到頰下。她悲哀得再不能忍住，抱着大妹的藍布衫倒在被上發聲大哭起來了。

她這房間是在T 紗廠附近的貧民窟的一間樓上。房裏的面積不上一丈四方，沒有窗，只是一個通樓梯的門：建築久了的關係，天花板上，牆壁上，樓板上都有破爛的痕跡，而且黯黑陰森得怕人。又因為房裏的一切不過是一張床鋪，兩隻板櫈，和牆角放着兩隻破舊的藤箱子，更顯得十分冷落淒涼。這時放在床邊的一隻板櫈上面的如豆的燭光，半明半滅，房裏就好像深夜裏燐火出沒的墓地一樣。

三妹在房裏淒絕地痛哭，外面的風聲雨聲在嗚嗚地浙瀝地大作。……

三妹和她姊姊大妹是今年三月裏才從鄉下到省城進T 紗廠的。大妹已經是十八歲了，三妹減她姊姊

兩歲，兩人的衣服一樣色彩，身材一樣高大，面孔也差不多，都是滿月的圓形；但三妹比較醜姊姊秀麗一點而且紅潤得多。不過兩人的性格那就相差得遠：大妹是十分溫柔和平，三妹却是剛強激烈，廠裏的女工們都願意和大妹親近，對於三妹却沒人敢惹。起初幾個月，姊妹兩人同上工同居住，倒也十分安樂，雖然她們沒父沒母，沒兄沒弟，成了一對孤兒，在這M城埠又沒有親戚看顧，但生活能夠安定，就是吃苦作工也夠忘記一切。

中秋後有一天，停午工的時候，三妹大妹兩人正在打開飯籃要吃午飯，工頭趙大奎嬉皮笑臉地站在她的面前和她們打招呼。大妹還微笑着很和平地和他說話，三妹就只顧吃飯一點也不理。

『三妹！你怎不說話？』

趙大奎朝着三妹說，三妹還是默着吃她的飯。

『喂！我同你說話！』

趙大奎有點惱氣似地又說。三妹還是置之不理。
趙大奎向前把她的手臂一拉，大聲地說：

【擺什麼臭架子？】

三妹退了一步，兩隻眼睛有如噴火一樣地釘他一眼，還是不說話，吃她的飯。這時大妹卻來拉開趙大奎，帶解圍帶哀懇地說：

【她的脾氣是這樣呢！】

趙大奎看見大妹這樣地哀懇，便捨了三妹專向大妹調笑了。他起初是恭維她脾氣好，做工又謹慎又出力，後來說越不規矩了。大妹起初聽他的恭維，還很喜歡地笑着和他交談，後來他說得太不規矩了，她也不高興。但她并不惱氣只是狠狠地說：

【你這人真是不同你說話的好！】

上工的汽笛叫了，她們趕快吃完了飯上工去，趙大奎也只得做自己的事去了。

晚上，她們姊妹兩人回家，三妹很不高興她姊姊

的行爲，她說：

【姊姊！做工頭的那有一個是好人，他對我們親近說話，不過是想……若是被他騙上手，明天便不管你！這種人最好是不理他。姊姊你去和他親近說話哼！看你以後怎樣地下場！】

大妹辯着說：

【唉呀！妹妹！仇可解不可結，這一班人得罪了他，吃苦也難妨的，我那裏不曉得，我同他說話，只不過是應酬應酬吧了，我怎麼就和他親近了呢？——你真冤死人！……】

睡覺的時候，姊妹兩人有點意氣不合，在床上各自睡各的，並沒有以前的親密。

第二天起，每天工頭趙大奎和大妹更不規矩地調笑起來。大妹性格是溫柔和平的，不敢得罪他，還是和他敷衍：三妹在旁却板起嚴肅的面孔置之不理。

M省政變發生，工人的地位又是一落千丈，以前

工頭對女工不敢做的事體，現在沒有畏忌任所要爲了。工頭趙大奎近來對大妹得寸進寸，得尺進尺地斗胆要幹他以前藏在心上的暴行了。有一天晚上，三妹在家裏等她姊姊到十點鐘還沒回家，她心裏害怕起來，這幾天說是反動的工人，被官軍抓去槍斃的，時常聽見，晚上九點鐘就戒嚴，沒有口令不准通過，她在驚心着她姊姊的危險，十點半了，十一點了，工廠放夜工的汽笛也叫過了，大妹還沒有回來。三妹幾次想要出門去打聽，但路上是戒嚴，沒有法子。她等到天亮，大妹終於沒有回家，她昏昏地睡去了。

她在夢中，聽到樓下房東大喊着她的名字，她醒過來，細心一聽，樓下人聲嘈雜，房東上樓在敲她的門，她急急地穿好衣服，下床開門，只見房東那婦人形色倉惶，口吃地說：

【三妹！大大大大妹不好了！……】

【怎麼？不好了？】

她心頭有點慌亂，但還鎮定。房東那婦人說：

『剛才阿貴跑來問你在家不在家，我說你在家，他說，大大大妹昨晚投投投投江，今天屍屍屍屍身被人撈在江邊！他說，不要使你知道，使你傷心，他去料理了。……』

『我怎麼不能知道呢？』

三妹說着奪門下樓到江邊去了。

在江邊的沙灘上，許多乞丐船戶用草蓆泥巴築成的屋子旁邊圍着許多的閒人。她搶進前，到人叢裏頭去，擺在她面前的，不錯，就是她姊姊大妹的屍身！她倒下去，抱頭大哭。但她沒有許久，却停止哭聲站起身向四圍觀望一下，沒有一個認識的人。她要找一個人問一問大妹投江的原因，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在心裏深深地相信：

——『一定是那雜種工頭迫死的！』

但她不知道要從那裏去打聽，不一回，阿貴引了

善堂的人到來，他們問那屍身是她的什麼人，她說了她的關係，他們答應買棺收埋。忙了一天，大妹葬在義塚上，她在墓前哭了一下，跟阿貴回家。

這阿貴是一個賣水菓的小販，因為和她是同鄉，而且阿貴時常在她的廠外賣水菓，見面時多，兩人十分要好，在阿貴的確是愛上她，早有討她做堂客的心思；在她却對於男子不大信任，雖然也有點愛上阿貴，但却沒有和他結婚的意思。阿貴既然鍾情於她，自然要賣點氣力，這一次大妹的死後，竟給他一個絕好賣力的機會，他想這回三妹一定感激他，愛他了。

她回到家裏，把洋燭點上，——房裏沒有窗，就是白天也要點火——她坐在床上指着旁邊的椅子叫阿貴坐。她並不哭了，她那驚人的眼光，青白的面孔，使阿貴又奇異又害怕。她追問着阿貴她姊姊為什麼投江，阿貴起初不敢說，她狠狠地說：

【你不說嗎？你再不要和我要好！】

【好！好！你不要惱氣，我說！我說！】

阿貴被她的威嚴的眼睛攝住了，他詳詳細細地把打聽得來的消息完全說出來了！

【我今天早上，打江邊經過，看見沙灘上茅屋子旁邊圍着許多人，我上前一看，唉呵！那是大妹的屍身。聽划子老張說，天亮的時候，他放划子要過江，聽見撲通一聲，回頭一看，水波裏頭有一團頭髮在漂一下，他知道是人下水，急划上前，跳下去把她撈起；水冷得很，自己沒有氣力，鬧了半天，才把她扶到划子上面，但已經氣絕了！他大喊着救人，來了許多划子，幫忙把她弄到沙灘上。有人還在設法救醒，但她已經死了，沒有辦法！……】

【那時我想要立刻跑來告訴你，但一轉想，先要打聽她死的原因，並去找善堂的好，立刻告訴你有什麼用呢？我記得昨天吃飯之後，在廠外碰到大妹和趙大奎一起走路，我便想到趙大奎身上。……】

【我就料到這雜種了！】

三妹插嘴說了這一句話，那怕人的眼睛更顯得兇狠。阿貴接着說：

【我想到趙大奎身上之後，便急到他家裏的門外去打聽。他的房東老李是在樓下賣香烟的，和我平時很要好，我便進去店裏和老李瞎談。我問他昨晚趙大奎回家沒有，他說，「回來的。昨晚他真胡鬧！」我聽到這話，心想要有頭緒了，緊接着問他什麼事啦？他說「豈不是騙女工那一套把戲！昨晚那女工喊救起來囉！」我驚異地說，「喊救？」他說，「她不肯從他就喊救，這有什麼稀奇！以前這種事多着呢！」我追緊問他，「豈不是強姦？」他說「是啦？起初說有要緊事要和她商量，引她到房裏以後，把房門一關就要下手了。那女的真強悍只是不肯，和他打架，在隔壁房間的木壁上小洞子看得清清楚楚。」他笑着說「阿貴！真有趣啦！那女的喊救了後竟暈過去任他胡搗了好像

死的一般！」……」

『這雜種！』

三妹聽到這裏，又插進一句話，阿貴接着說：

『是的！真是狗兇！我那時便問老李說，後來怎麼樣？」他說，那女的醒過來之後穿好衣服嗚嗚地哭着開門下樓，大奎還要樓她親嘴，她推開了大奎一直下樓出門去了。」……』

『當她喊救的時候，那老李爲什麼不去救她？』

三妹狠狠地說，好像阿貴就是那老李一樣。阿貴說：

『是呀！我當時也責問他爲什麼不去救她，他說，「大奎強姦女工不止一次，工頭強姦女工是很普通的事，警察都不干涉，我又何必得罪他！」我問你究竟那女的是誰，他說他不認得。我問他什麼樣子。他說，圓圓的臉，穿着一套藍布衣服，講我們家鄉的話。我心想那一定是大妹了。老李還和我開玩笑說，「你

的老鄉你自己不用，怎麼讓別人嘍？」我知道那女的是大妹千萬萬確了！」

『她出了門便去投江麼？』

三妹這時十分悲傷了，這樣帶疑惑帶悲哀地說。

阿貴說：

『那我不知道。我想，她出門之後，一定是越想越生氣便去投了江吧。』

『她出了那雜種的家在什麼時候？爲什麼天亮才去投江？』

三妹好像是法官在拷問阿貴的口供。阿貴被迫問着說不出話來，只是答：

『那我不知道！』

『九點鐘路上戒嚴，她怎麼能夠跑到江邊去投江？』

三妹又迫問着。

『那我不知道。』

阿貴又是那樣說。

『你怎麼不打聽明白？』

三妹好像恨起阿貴來。阿貴慌起來說：

『那時，我想大妹是那狗兒強姦迫死的，我心裏以為明白了，便一心去找善堂求棺木，我實在沒有想到她為什麼能夠跑到江邊去投江。——我再去打聽好麼？』

『你去！你去！——但是阿貴！我要問你……』

三妹說到這裏好像在沉思着什麼心事，停了一下才接着說：

『阿貴！我一定要替姊姊報仇！但我是女人有什麼辦法呢！阿貴！你代我去好麼？』

『報仇？』阿貴有點躊躇了。

『是的！你去替我姊姊報仇，把那雜種殺死！』三妹很堅毅嚴肅地說。

『那一那……』

阿貴躊躇驚惶，口吃地說。

『你不幹嗎？……………』

『我一我一怕殺他不死，自己的命先沒有了！』

『你怕死嗎？替我辦一樁事都不能，說什麼愛我！』

『唉呀！三妹！殺人的事不是普通的事呵！如果你被那狗兒迫死，那我一定要替你報仇！』

『你愛我，我愛我姊妹，你便不能代我替我姊妹報仇嗎？』

『這一這一……………』

這實在給阿貴一個難題。世界上替愛人報仇的那就有，代愛人替別人報仇，那實在很少，何況，阿貴是一個胆小懦弱的人。這時阿貴實在十分躊躇，不代她報仇呢？忙她不再愛他！勇敢些去幹呢？又怕自己喪了性命，愛人得不到手，反而自己犧牲了！……三妹看他很躊躇，斷定他沒勇氣和不願意去幹，看她十

分堅決英勇地對阿貴說，

【好！你們男人愛女人都是假的！我自己要去！我同你從此絕了！我要把我這條命去和那雜種拚去！你給我滾蛋！】

她說了倒在床上抱頭大哭起來，任憑阿貴怎樣地勸她，以及說容他緩緩地設法替她姊姊報仇，她也置之不理。

過了很久，聽得工廠上工的汽笛，阿貴只得要上工了，問她要吃什麼不要，她還是置之不理。阿貴無奈只得下樓去了。

從那一天起，三妹每天愁容哭臉，不同人家說話，也不同人家往來。阿貴自然更不理他了。

後來被她打聽得：大妹被趙大奎強姦是實在的事，那天晚上有人看她從八點多鐘未曾戒嚴的時候，就在江邊沙灘上大哭。大概大妹哭到天亮才投江的了。她認定仇人是趙大奎沒有錯，她更堅決地要替她

姊姊報仇。但是，她有什麼辦法呢？她並不是官爺，也不是軍人，不能假罪誣陷；就是要暗殺他，也沒有手鎗，炸彈。她也曾想要去官廳控告，但現在的官廳對於工人恨之刺骨，殺死一個工人，就如殺死一隻螞蟻，能夠殺死工人的人還怕要賞錢，同趙大奎打什麼官司呢？工人的生命，自來就沒有法律保障的，何況現在你是工人你就有暴徒的嫌疑，你就有該殺的必要？如果到官廳去控告趙大奎，怕趙大奎還沒有審問之前她已經是被認作暴徒，白喪性命了！……她終於想不出報仇的辦法來。

這天晚上，她看見大妹的衣服，一股心酸又是大哭起來。一直哭到天亮。

外面的風聲嗚嗚地叫，雨聲浙瀝地響，她在房裏淒切地哭！

第二天，她在廠裏去做工的時候，工頭趙大奎見了她似乎不能忘情，還是要她上手，向她調笑，她不改態度地置之不理。晚上回來，却想出一個替姊姊報仇的辦法了。

第三天，工頭趙大奎向她調笑的時候，女工們看她態度大變，起初是很溫和的默着，再則向他微笑了。趙大奎是一個色鬼，很久得不到手的她，現在向他微笑，這於他不是十分榮幸的嗎？他那裏想到大妹的死呢！他向前拍着她的肩頭說。

【三妹！做人要和平些才好啦！】

【我本來就是和平的人啊！】

她微笑着地答。大奎竟心願意悅了。他進一步說。

【我就喜歡和平的人啦。你喜歡到江邊去走走是不是？下了工我陪你去玩好麼？】

【也好！但江邊我也并不喜歡走走呢。】

『我怎麼常常看你在那沙灘上走來走去?』

『那不過一兩次被你看見吧了，我並不常去。那裏討厭呢，人多得很!』

『好!下了工我們隨便走走好了!』

這樣深談着之後，在下午下工的時候，三妹便同大奎一起出廠隨便走走。

在廠外，碰着許多熟女工，三妹耳朵裏聽到她們交頭接耳地說，

『噫!你看!三妹同那雜種工頭一起走路了!』

『無恥的死娼!她忘記她姊姊的死了!』

『同仇人要好，這該殺的娼婦!』

三妹經過那些女工的身邊，只見一個女工狠狠地向地上啐了一口，那一種輕視憤恨的神情，使她一陣心酸，險些墮下淚來。

她同大奎在江邊隨便走走，不覺來到砲台的外邊，這裏行人稀少，她要求大奎在草地上坐下。她表

現着輕佻嫵媚，婀娜可愛的態度偎着大奎身邊坐着。她指着對江的日埠。講了些她在那裏玩過的故事。她還指着江上隨波逐浪的小划子，講些她以前有一次坐小划子過江遇險的情形。她講到危險的時候，便把全身投在大奎懷裏說，『唉呀！我那時怕呢！靈魂都走散了！』大奎被她這種柔情嫵媚的誘惑，他已經一切置之度外，專心愛上她了。

當晚大奎送她回家吃飯，她還買包香烟給他吃，然後送他出門，

第四天的晚上，大奎引她到自己的家裏去，她上樓進門一看，那是一間比較清潔的前樓，房裏佈置倒也好看：窗前放着一隻桌子，一張椅子，靠壁放着一張掛帳子的木床，旁邊是兩隻交椅，一隻茶几；壁上掛着許多月份牌；電燈光下，房子格外美麗。大奎引他坐在交椅上，自己拉起椅子對面着和她交談。她細心的看他，那是一個粗野的漢子，兩隻眼睛有如鼠目，

一個鼻子好像鷹嘴，嘴巴闊得可以吃人，笑起來兩個門牙就好像兩隻小手；身材高大，手脚粗壯，穿的衣服却沒有十分講究。還和普通的工頭一樣。

『噢！你這裏有酒是不是？』

她媚眼瞞他一下說。大奎連忙說，

『是的！是的！我每天吃飯不離酒！——哈哈！你討厭吃酒的人嗎？』

『不！我也喜歡吃酒呢！』

大奎聽到她這句話，立刻在桌子上面拿過一瓶白玫瑰，把茶杯當酒杯倒了兩大杯，一杯敬她一杯自己喝。

『吃酒沒有菜，我去叫菜來好麼？』大奎說。

『不用！我吃酒是不用吃菜的。吃酒要吃菜，不是好漢？——來！奎哥！我敬你一杯！』

她說着，倒了一大杯親手送到大奎的嘴邊。大奎本來已經喝了兩大杯了。被她這樣多情的勸酒，心花

怒放，直喉灌下。他有點醉意地說，

『三妹！你真是好人呀！』

她微笑着又用媚眼向他一瞟答：

『我再敬你一杯！』

『不能再喝了！我的酒量是有限公司的！你自己喝，你自己喝！』

『我敬你的酒，你不喜歡嗎？』

她似嗔似惱地微笑着只是舉杯敬酒。大奎已經有點醉意了，但經不起她這種美意，也就引杯乾了。她時常用手向懷裏按一按，但神情十分安定，還是嫵媚地微笑着。

大奎實在醉了，慾火燃燒，向前把她摟起。她想掙扎，但又很溫柔地由他摟在懷裏狂吻。當他摟住她走到床邊的時候，他實在醉了，沒有力量，一起倒下床上去；她站起來要走，他也忙站起身；他說，

『好人！來呀！……』

『我再敬你一杯!』

她那嫵媚的秋波，她那婀娜的腰肢，說着把他的心靈也醉了!他說，

『好人!我實在醉了!』

『要快活，應該多吃一杯!』

她說着帶嗔帶嬌地用指頭向他額角這樣一點，如驚鴻一樣飄到茶几旁邊倒了一杯酒，回來嬌媚十足地又要敬他吃。

『好人!我實在吃不下了!——噢!……』

他說着向前一嘔，嘔出了一口臭味難堪的酒水，她還是要敬他的酒。她更嬌媚動人地對他說，

『老趙!你不吃酒嗎?我不來了!』

『我吃!我吃!——我的好人呵!……』

他最後一杯乾了以後，昏昏地倒下床上去了。她上床倒下身子推他不動，又叫他兩三次沒答應。她知道他完全昏迷了。

她立刻又是一個人呵！她的兩眼直豎，兇光閃閃，英勇堅毅，有如殺敵的好漢！她右手從懷裏摸出閃電一把握，兩眼直注在他的身上，上前看準他的胸膛，用力地用力地這麼一戳！

『唉呀！……！……！……！』

他大叫一聲要爬起身，她抽出尖刀，又是一戳，而且左手按住他的嘴巴，不准他喊。他終於死絕了。

她試他的鼻息，沒有氣；她試他的眼睛，已經不會流動；她這才放手站起身狠狠地指着他罵着：

『你這雜種！你以為女人是可以欺騙的嗎？哼！』

『你這雜種！你迫死我姊姊，你也有今日死在我的手上！』

『你這雜種！你以為你是工頭便可以胡攪嗎？……！……！』

樓下房東已經在吹警笛了，她還是右手拿着尖刀，左手指着死屍在罵。

獄 囚

一

在那一門一窗四牆壁的好像鐵籠裏一樣的獄室，我們共總有九個人在過慘澹無聊的生活。

在我們九個人中間，政治嫌疑犯居了一大半。其餘的三個人一個是商人，一個是苦力，一個是小竊。所謂政治嫌疑犯，其實證據在那裏，嫌疑在那裏，只是要說你有了政治運動的嫌疑，剝奪你的自由，把你拘禁起來，這又有什麼話說！就中如李子強，他被拘禁的原因，自己還莫名其妙。那是在一天下午，他因

爲是一個勤學生，半工半讀，一方面在 T 大學的法科讀夜班，一方面白天裏在一間糖棧裏做小夥計，偶然上街買東西，手上帶着一本 A 月刊，便被巡捕捉去，移解司令部。就那 A 月刊來說吧，也不過是談談文學，并非如他們所示爲厲禁的：“煽動罷工”的宣傳品。原因只是那 A 月刊批評某大作家是過去的人物，打筆墨官司；便觸怒了某大作家的徒子徒孫，架詞誣陷 A 月刊是受了第三國際的宣傳費辦的，說是反動的刊物；同時并向當局密告取締。言論沒有自由，那也罷了；連文藝的刊物都要取締，誰又料得到呢？書局既然發行出來，買者又誰知道那一種是可以買的书？那一種是買不得的書？對於出版那 A 月刊的書局，既然覺得沒理由可以查封，那末，對於買了 A 月刊的人，論理也就不能加以逮捕監禁，但李子強却是因爲帶着一本 A 月刊被捕監禁了的，而且一直也不釋放的，說是：李子強有政治運動的嫌疑！李子強的

容貌很是平常，態度也很謙和，他並沒有強盜相，也沒有惡人相，他在那一部分可以看出那是有政治運動的嫌疑？他每天安分守己的做他的工，讀他的書。他有什樣反動的行為？然而，在這時代，你讀書，你或者就會有新思想，你會有新思想，你就是危險的人物。何況，李子強還是在做工呢。在這時代，你做工，你便是工人，工人是會想起要罷工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的，那就是反動的思想，危險的人物。李子強是一個學生，又是一個工人，兩者并兼，已經是雙料的危險的人物，何況，他公然地在街上帶着「反動的刊物」A月刊呢。在這時代，法律是這樣，人權是這樣，平心——願做奴隸——的想起來，李子強的被拘禁，他們的理也是十分充足的呵！李子強身材矮小，容貌清秀，約莫有二十七歲的年紀，的確也不該，滿腦子都是新思想。有一次他和何堅生辯論着思想上的學說，他滔滔不竭地說，

——現在的大人先生在提倡中國的舊道德，連孔廟都刷新起來，復興春秋二祭，孔丘的學說究竟在現在的中國，有什麼補益？現在中國的人民，一方面窮困苦楚，一方面毫沒自由，已經到了奴隸生活的時候了，正是提倡自由平等的當兒，提倡孔丘的學說，難道叫人民一心一德去做奴隸不成？

何堅生也是一個政治嫌疑犯。他的腦子尤其不應該，思想比李子強還要激進。他聽了李子強這一番話說，他微笑着問李子強一聲：

——大人先生提倡中國的舊道德，原因正在這裏。但你所說的，現在應該提倡自由平等的學說，究竟是那一種主義啦？

——主義？我以為現在的青年，被主義這魔鬼吞食得太多太殘忍了，凡事實事求是。又何必要談什麼主義。而且在現在的中國只許你有一個主義，除了他們欽定的主義以外，你能够談別的主義麼？老哥！

我是自來絕口不談什麼主義什麼主義的，我們只要努力奮鬥，實現新的社會，求到人類的自由平等的幸福不是好麼，何必高談什麼主義？李子強半嘆息半自矜的說，他那眉峯隨着語鋒翕動着。

——沒有固定的主義，只是努力奮鬥，結果是很危險的！何堅生又是微笑着說。

——有什麼危險？李子強很自信的說，兩眼釘住着何堅生等他回話。

何堅生這人頭腦是冷靜的，態度也平和，年紀約莫二十八歲，堅實的身體，英俊的面貌，看來有政治家的資格；他是革命戰場上歷經百戰的戰鬥員，他在辦事上，他在辯論上，都應付得餘裕安閒。這時看着李子強自信力那麼強，他思想一想看，在預備一些適當的答辭。

張伯儒却搶着說，

——恐怕要反革命！

——反革命？哈哈！

李子強不服氣的冷笑了一聲。何堅生這才說道：

——沒有固定的主義，有兩種危級。一種是容易受統治階級粉飾太平的巧言妙語所欺騙，心想在現成的政治上，努力奮鬥，刷新社會，以求得到人類的自由平等的幸福，結果就使你的理想實現，也不過是如帝國主義的國家那麼的民主政治，窮苦的民衆還是窮苦，只造成一班富貴人物出來而已。社會上還是不平等，民衆還是不自由。而你自家已經成了你的理想的罪人。一種是一味不滿現時的狀況，理想既高，主見又堅牢，無論何種革命運動，對他的動機是贊成，對他的策略便覺得有點不對，終究造成了一個人道主義者。到那時，人家明明是在幹那求得人類的自由平等的幸福的行動，而你却以為這太過火，這太無人道了。那你也已經成了你的理想的罪人。這兩種就是反革命。所以沒有固定的主義，只是一味努力奮

鬥，是最危險的事。

——到那時自家反革命還不承認！張伯儒插進一句說，還有呢！……

——還有什麼？

李子強聽了何堅生這一番話說，心中折服，忽然聽到張伯儒插進一句話，他有點心虛的追問着。

張伯儒是一個心氣爽直的人，年紀不過十八歲，他是 B 中學的學生，也是一個政治嫌疑犯。他被李子強追問着，本來態度是很嚴肅的，反而微笑着起來，他說，

——還有，到那時，你還要說別人反革命。正在這時，巡查的獄卒過來了，

——喂！不要說話。

大家只得沉默。在他們三個人在辯論的時候，我們大多數鼾聲四起，偃着那又臭又濕的灰色軍用毯直挺挺地睡着了，各人的臉上的汗珠，有如雨下。

我們這裏因爲只是看守所，并非正式的監獄，所以一間獄室可以禁了這麼多人。兩丈深一丈五尺寬的面積，佈置着九個架鋪：一邊兩個，一樓一底，中間在那一尺多高的鐵窗下面又是一個沒樓的。房子的高度，亦不甚高，大概只是平房，在樓上的人站直起來，伸手便摸着天花板。

這樣天氣，這樣鐵籠似的房子禁了這麼多人，我們個個都蒸得頭暈，而且，那濕地的臭濕氣，那大馬桶的木犀香，那人身上的汗氣香——鼻腔那裏受得住，簡單忘記了我們是在人間！

還有勞利而又兇惡的獄卒的威嚇酷待。如果，我們不是視死如歸的人，那早已經把頭顱來碰牆壁，自殺了。我們身上有幾個錢的人，在進獄門的時候，一切都沒收，什裏墨水筆時錶眼鏡也沒收個乾淨，換給你一副手銬一副腳鐐。我們在上海又沒有，有錢的親戚朋友，就要寫書信去要幾個錢來給獄卒用，也無從

寫起！聽說寄到外頭去的一封信，送信的人就可以得到幾塊錢，有一次，那獄卒看我們個個都是窮光蛋，榨不出油來，爲着那大龍元，只得暫時取銷威嚴，和我們半開玩笑的說，

——你們其實是無罪的，你們難道在上海沒有一個半個朋友可以通訊，要他寄幾塊錢給你們麼？

——我們是外省人，沒有朋友！

李子強看出他的話的用意，反而狡猾的說。

——那末，你們該要受罪！

獄卒說着失望地走了。

這獄卒從他那深凹的眼睛，尖凸的嘴巴以及臉部的佈置看來，便可以一半認出是個湖南驢子：從他那尖銳而又唇音多的說話中看來，他的湖南驢子的資格已經十足。但他却說是江蘇人，跟着司令而戰的鄉親。從那有錢給他的犯友叫他的時候，知道他姓譚。這位譚老爺，對於我們真是威風十足，權力無邊！

每天早上別的房间每人有一碗溫水洗口，在我們，一間房間九個人只有一碗。你如果說聲多要，『你們這班畜生！』便罵起來了。每天兩頓飯——雖然只是粗糙不堪的米飯，一盆清水無味的菜湯，——但別的房间的飯是一桶，在我們，一個人却只有一碗，你如果說聲多要，『不行！不知死的東西！』便罵起來了。平常無事，沒有睡的人，免不了要談話，當他走到別的房间的外面，他聽到他們在說話，和顏平氣地對他們說，『小聲點。』當他走到我們的房间的外面，如果他聽到我們有人在說話，那他就聲氣迫人的罵道：『不要說話！——這東西！』

隔壁房間的一個犯友，從那打爛的小壁洞和我們「打電話」，他說，他們以前也是這樣。起初幾天沒有錢給他，在犯友要了一枝香烟在吸着，恰巧他開房進來和同房的犯友說他們的話，被他看見，他大叱道：『這裏你能够吸烟！』他只好立刻把香煙違命的掉

了。到了他有錢給他的時候，他叫他去買香煙，你看他怎麼說？他說，『這房間臭得很，也應該吸吸香煙。』此後，他用了幾塊錢，連手鐐腳鐐都鬆了。

我們這房間裏的人，都是窮光蛋，我們只好帶着錄鐐，眼巴巴的望着別的犯友自由談話，自由吃煙！這可惡的獄卒老譚，因此，我們恨之最深！

二

李子強被捕的原因，我們知道很詳細，何堅生和張伯儒那就有知道一個大概。因為有一次李子強問何堅生說，

——你究竟爲什麼被捕？

——政治運動的嫌疑呵：何堅生微笑着答。

——有什麼嫌疑？

——他們說我住的地方是共黨的機關。其實搜查起來一點證據都沒有。何堅生還是微笑着答。

以下便沒有下文，他不說，我們也就不知道。

張伯儒也是一樣。不過，這小孩子比較天真，他還說，當時他在房裏看書，不提妨那門珠一動，門開了，進來了兩個偵探，一個西捕，把他的心不由得不恐慌起來，但是，搜查結果，一點證據都沒有，其餘的話也是一點也不說。

但我們看來，張伯儒確是一個學生，何堅生那一種說話的有條理有把握，老練而且機警，確實是個在政治運動的戰綫上，身經百戰的政治家。

致於李巍和陳華生兩人，他們的歷史，我們那就知道詳細得多了。

李巍和陳華生兩人是同鄉，都是K省的人。他們是朋友，常住在一塊，但到這裏來加入我們這一夥，却是先後不是一起來的。李巍的年紀才廿一歲，強壯短小的身材，黯黑深眼的面孔，充分表現出他們K省人的特色。他說他脫過了幾次危險，不料到現在在無

意中被捕，入獄。他說他去年當清黨的時候，他還在黃埔當學生。清黨後，他逃出黃埔跑到武漢去。在黃埔清黨的時候，他的危險是被脫越過了；到了武漢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沒幾時又是清黨，在武漢清黨的時候，他的危險又是被脫越過了，到了上海進了L大學讀書，又被開除通緝。在L大學的危險是被脫越過了，九月二日在南京路示威那天，又險些被捉了去。以上這些危險都被脫越過了，他說，不料爲着到臨時法院看在獄裏的愛人，梅華，被那西捕認出是在南京路示威的一個而被捕了！

他說，他的愛人梅華真是一個勇敢忠實的女戰士呵！她的父親是T縣的縣長，她的哥哥又是某軍的參謀，本來處在她那種家庭環境之下，她就是有新的思想，革命的精神，怕也免不了要受腐化。但她並不會，一點都不會。她是北方人，在那萬惡的軍閥張氏的壓迫下，她又是一位千金小姐，你看，她竟爲着實

行她的思想，跑到漢武去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做女兵。中國的女子，醉生夢死的不知有多少，像梅華這種女子，他說，他只看見一個。他說，當時他們是同學，當他知道梅華的身世行為以後，他敬佩萬分。他說，他當時因為自己覺得慚愧，更為勇敢奮發。他說，梅華的確給她一種生命力。他說，梅華的身材在普通的女子中，比較的是高大，差不多和他一樣高。他說，梅華因為是一位千金小姐，自幼養尊處優，所以身體上的各部分，都是潔白柔嫩，他說，就她那一副面孔，雖然在陽光中，狂風中學習兵操野戰，有點風塵，但更顯出她那強壯美來。他說，其實女子的美，不在明目皓齒，杏臉桃頰，柳腰纖手，美髮櫻唇，而在她的肌肉身段的強壯美。她因為在讚美梅華，他便讚美西方的女子了。他讚美西方的女子的肌肉身段，他更把來讚美他的愛人梅華。他的愛人梅華，在他的心眼中，那就是東方——不止中國——的唯一的一個美女子

了。他說梅華不止是一個美女子，她還是現代的一個有思想，有毅力，勇敢，奮鬥的革命青年。他說，當他日梅華從武漢跑到上海之後，他們便考進L大學。他說，他們在L大學沒有多久，誰料到他們被開除，他被通緝，梅華却被軍隊捕入營部呢！他說，當梅華拘禁在營部的時候，他雖然心爲之碎，但是反而被梅華的革命的革命的精神所激發，鼓勵。他說，不久梅華釋放，他們同住同遊，過了幾個月的快樂生活，誰料到九月二日她又被捕呢！

九月二日我們已經住在這裏好幾個月了，那一次運動我們不知道，我們要求李巍詳細時說。他說得多麼偉壯呵！

——上午八點鐘，梅華約她的女友李春月我和陳華生一起搭電車到永安公司門口，這時已經見着許許多多學生在兩旁的路上散步似地走着。我們站在永安公司門口，只看得從靜安寺路那邊，從浙江

路那邊，從外灘那邊，來的學生越來越多。他們都同我們一樣，穿西裝，好像來散步似的。到了九點鐘的左右，聚集的人有點擁擠起來了。忽然之間，有些穿短打的工人，散發起傳單來了。同時，穿西裝的學生們也從他們的內袋裏摸出傳單來散發了。羣衆一面散發傳單，一面高呼口號，都從南浙江路那邊走去。我們不知不覺有人遞給我們一束傳單，和一块木炭，我們的血也沸騰起來，跟着羣衆大喊口號，散發傳單，梅華把木炭在壁上大書標語，接着陳華生也拿去寫。我們跟着羣衆從浙江路走着，經過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從五馬路出外灘。在路上羣衆熱烈的高呼，個個熱血都在沸騰，那些華捕和紅頭阿三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們連吹警笛都不敢，我們多麼高興呵！全路上前前後後都佈滿看熱鬧的空氣，口號聲可以把耳膜震嗡嗡得。那樣偉壯的示威，這樣勇敢的行動，我們的革命精神充分的表現出來了。

——這日是國際青年紀念日，是我們青年應有的表示，我簡直把神經鬧得錯亂了，我喊着，我跳着，走到半路，忽然失了梅華她們！當我向前尋找的時候，西捕擎鎗衝過來了！羣衆竟不退縮，散傳單還是散傳單，喊口號的還是喊口號，寫標語的還是寫標語，一種勇敢大無畏的精神，簡直使西捕吃驚。

——然而，被捕的已經不少了。當我親眼見着一個女子被捕，我猛然想着梅華起來，我向前把手上的傳單儘量的散完，空着手跑向外灘來。唉呀！不得了！外灘的羣衆跑散了，我剛走到路口，梅華，李春倉惶的跑向我這邊來，我迎上去，梅華說：洋人拿槍趕來了！我們正在回頭走開，那西捕已經把梅華，李春兩入包圍起來！

——我們事前手上曾經買了一些信封信紙花露水毛巾之類的用品，梅華和李春這時手上就拿着那些東西，我立時情急智生，向前對那些西捕用英語

說：她們是來買東西的，你們看他們手上的東西，不，她們是在散傳單。那些西捕說着把她們兩人押到捕房去了！我當時一方面感覺得悲傷，一方面熱血更爲沸騰，我趕上羣衆那邊，更爲熱烈地大喊口號，立志預備給那些狗東西捉去。

——當我們跑到四馬路的時候，羣衆已經七零八落，我在喊口號還沒停止，猛然肩上有人在搭，我回過頭一看，是一個西捕！那一種下意識立時下令逃脫，我這麼一溜，溜到三馬路了。到了四馬路，羣衆已經不見，我只得搭電車回家。到了家裏，又是悲傷，又是憤激，但梅華李春已經被捕，怎麼辦呢？這一個問題，使我神經錯亂起來，許久倒在床上想不出辦法！

——後來如何，我們要求他再說。

——後來，後來我想起一個朋友蘇曼公來。他是有幹才有經驗的，我立刻跑到他那裏去。在路上真是七顛八倒，慌張十分。到了他的家，恰巧蘇曼公在家，

我寫在椅上半響說不話來。『怎麼？』蘇曼公用驚疑的眼光釘住着我。好久，我才說，『梅華被捕了！』『在甚麼地方？』他問，『在外灘。今天示威的人多得很，被捕的不少。』蘇曼公微笑着答我，『那是光榮的事。』停一下，他說，『被捕的時候，有什麼證據？』我答，『一點都沒有。她們手上都拿着一些信封信紙花露水毛巾之類。』『那不要緊，梅華之外，還有那個？』『李春。』『哦哦！李春也去。那不寂寞。』我本來是要他設法營救的，他竟冷淡得很，我急起來了，我說，『有什麼辦法營救她們啊？』『現在有什麼辦法？不知要移解司令部不移解，如果要移解司令部或是不移解司令部，等知道清楚，然後才可以設法。——等我去找一個新聞記者的朋友去打聽吧。不要緊，你不用恐慌呀。』他說着還是安靜的好像沒有什麼事似地，我說心中如火在燒，恨不得立刻設法把她們放出來，但他既然這樣，我只得告辭了。我因到家裏，我除了頭腦昏亂之外，

我又想出什麼呢？在晚上，蘇曼公到我家裏來了，他說已經解過司令部，明天那一位新聞記者約我一起到司令部去看她們。蘇曼公是知道梅華的父親是 T 縣的縣長，李春的哥哥是某軍的參謀的，他說，現在最好打電報給她們的父親和哥哥，他們都是忠實同志自然容易設法。他又說，她們在上海還有忠實同志的朋友沒有？我方才想起來，梅華的哥哥有一個朋友會和梅華通訊，那人是在 C 報館當編輯。是一個忠實同志，我說，有，有，梅華的哥哥，有一個朋友姓 P 的在 C 報館當編輯。蘇曼公大叫起來說，『那你趕快去找他呀！』當下他便同我計劃着，要求那姓 P 的如何去司令部担保釋放她們出來。我立刻去找那姓 P 的蘇曼公回去再打聽。你看那姓 P 的怎麼樣的態度呀！他只是說，不要緊，不要緊，不久會釋放的！真把我氣死了！明天報紙上登載着解過司令部，我也就同那新聞記者去看她們，我手上還帶着她們的一些衣

服用物呢。不料，我們到了司令部一打聽，她們還未曾解過來！我只得悵喪回去。又隔一天，我再找蘇曼公去，他說，她們不能解過司令部了，原因是領事團反對，說在租界的犯人，不是有外交上的關係的，不能解到內地官廳，現在成了外交上的問題，即是領事裁判權的問題了。他說，可以替她們打官司，請個律師去起訴辯護。我心裏是高興的，但不知要化多少錢，我便問他請律師要多少錢，他也不知道。當下便決定，由蘇曼公去找朋友介紹一個律師。又隔一天，律師請到了，律師教我打電話給她們的父親哥哥，請她們的父親哥哥電請臨時法院院長釋放，一方面由律師作呈起訴。并由那律師打聽得她們是拘禁在臨時法院的老監裏頭。就在那一天，我很高興地手上帶了她們的衣服用物到臨時法院的老監去看他們，才進門，去那媽！那西捕把我捉住，說我是在南京路上暴動的一個，當時被我免脫了的！在那種地方，在

他那種威力之下，我竟成一隻毫無抗抵力的羔羊，任他監禁了。後來不知如何，禁了好多天便解到這裏來了。那律師如何進行我不曉得，梅華她們有沒有釋放我也不知道。

李巍說到這裏，他有點感傷起來，他說，他沒有別的希望，他只是記着梅華她們不知現在生命如何！

陳華生看來好像一個小孩子。據說已經有二十一歲了，但那一種孩子氣還未曾脫盡，他是一個小胖子，滿月的臉孔上面，兩頰豐滿得有好多長兩塊肉。他的頭髮是自然的鬚着的，特別有一種美態。我們很喜歡他。他一笑兩隻眼睛就如見看日光的貓兒一樣，微微地只露着一條線。他不大會說普通話，我們問他被捕的經過，他用那粵腔國語說，

——九二那一天，我的危險被我脫過：當時我并不怕，還是大喊口號，只見得前面的人四散奔走，一個西捕高高地擎着一把手鎗向我這邊來，我只好

溜了。不料隔了一兩天，家裏被他搜出一些以前禁止的書籍，便被捕了。其實我那些書籍，都是以前在書店買來的。書店可以賣，我自然可以買，買書竟是罪狀，誰又料得到呢！

陳華生說着雖然有點憤慨，但他的眼睛又是只露着一條線。

——你也有愛人沒有？我們問他。

——有，有。他的愛人才漂亮呢，李巍搶着說。

——那末，請你說吧你的漂亮的愛人？我們緊一步的慫恿着。

——她是一個小孩子。但她的革命精神比較我還要厲害。

陳華生接着說他的愛人叫田麗麗，以前是某教會女校的學生，人家都是叫她密司麗麗田，她能夠說流利的英語，能夠奏動聽的梵婀琳，在學校裏頭有交際小明星的頭銜。他不願意描劃她的如何美麗，但從

他的話中尋得出來，這位密司麗麗田是身材嬌小玲瓏，容貌清秀美麗，好像一個好玩的洋囡囡。他說，她的革命精神很使他佩服；敬愛：奮發：她的父親是香港的一個買辦，可以說完全是一個十足資本主義者，她的父親對於子女的情愛，完全跟着他的十足的資本主義突變，冷酷淡膜；她的弟弟才十八歲已經被逐出家庭去謀生，去年從學校畢業回家，冷酷淡膜的難堪的情狀，臨到她的身上了，她忍不住，今年也脫離家庭了。他說她脫離家庭，並不是仇視她的父親，她是反抗她的父親的資本主義。他說她在這一點上，的確使人十分敬愛。他說他自己的家庭，也是同她一樣，他的父親是南洋的一位小富商，不但不供給他的教育費，而且要他回去跟着他去做市儈，他只好脫離家庭了。他說他合她的景況是一樣，所以他們便愛上了。他說他們的愛，都是建築在革命的觀點上，并非同人們的無意義的單純的戀愛一樣。他說她到了上

海，便脫去她以前的小姐態度和小姐生活，在一個抽紗店裏做車衣工人。他說她一面做工維持生活，一面還想增加學識，投考且大學，請求免費。他說他在九二那一天，沒有約她一起去南京路上作示威運動。她很生氣。他說她說，就是入獄也是光榮。

——密司麗田現在如何呢？我們問着。

——一點消息都沒有。想來是如前的。一面做工一面讀書。

——你們都有愛人，而且是革命的愛人，羨煞我了！何堅生聽着半嘆氣半吃醋的微笑着說。

——哈哈！你吃醋嗎？張伯儒笑着說，那一種天真的表情，直使何堅生難爲情起來。

三

說到我們那三位非政治犯；那只有感覺着悲傷，憤慨，并沒有一絲絲愉快。

大塊頭的商人錢必壽，圓圓的面孔，飽滿的肚子，雖然他說他并沒錢，但我們常常同他開玩笑的說，要打倒資本家，你這相貌無疑的是在打倒之列。

——那真是冤枉，大老爺！錢必壽哈哈地笑着說，我家裏也沒有田也沒有地，一間幾百年裏遺下來的古宅，住了我的老母親和妻子，她們還在吃粥呢！我因為在上海混了幾年，做人家的夥伴，事情很輕，平生無愁無慮，快樂過日子，便一天一天的胖起來。其實，我這空架子，榨也榨不出油來！就因為我本不應該榨不出油，禍便臨頭了。媽的尿，真是禍從天降！

他說他的老板顧念他辦事十幾年，老實忠厚，有人投機要做烟艸生意，他的老板便出了一筆款子叫他去進股，并約定叫他做經理，不料十多年快樂日子，這番高陞做了煙草公司的經理，禍便降臨了，他

說，他們烟草公司有一種牌子是用麻雀牌的三塊中發白來取名的，起初已經准許註冊立案了，後來竟說這是誘人賭博有傷風化的牌子，應該取銷。他說，香烟的一種牌子一出名，公司是要靠這種牌子維持的，如果取銷，那簡直要打倒我們的公司！他說，他當時便極端反對，延律師辯護，不料在法律上我們是勝利的，他那烏官却把威勢來壓迫你！他說，這事平靜以後，禍事便來了！他那烏官硬指我們公司裏有私販鴉片，有一天一羣雄糾糾的丘八闖進我們的公司，聲稱要查鴉片，不知如何便被他們查出一些鴉片來！他說這顯然是帶來陷害我們公司的，我上前同他們辯理，我這人便被帶來了。他說，天下事豈有此理！他說，從前軍閥時代，有這種行爲嗎？他說，這種行爲比強盜綁票匪還要卑劣下流！

——現在怎麼樣？我們追問着。

——現在？現在他們要罰款之千兩大堆，開口就

是十萬元！

大塊頭錢必壽說到這裏，他照例的摸一摸臉孔，按一按肚子，那一種憤激可憐的樣子，使我們爲之不快。

小竊趙小三子那一種弱酸氣，又令人一看便生出一種可憐的同情心來。長手長腳，只見皮不見肉，瘦小的面孔，在他更爲顯出一種鬼相。他說他在先也會讀過大學，後來因爲自己不好，嫖賭浪蕩，親朋家庭完全斷絕。他說他起初到還爭氣，雖然落魄，還想長進，因爲生活不能維持，在馬路上寫寫英文求乞。到後來，這種事業不能維持下去，便跟着小癩三做起小偷來了，他好像很有傲骨似地說，他做小偷，他并不偷窮人。他說，就是因爲只是專門想偷富人的錢，便無生命了，他說，這番是在夜裏偷進一間洋行買辦——帝國主義的走狗——的住宅，還未得手，電燈一亮，便被捉着了。他說，那洋奴是如何的兇惡呀，

他用藤鞭子在我背上腿上胸上用力的抽，抽到我哭不出聲來，他這才吹起「非事」叫巡捕進來捉去。他說，那洋奴是多麼惡毒呀，他說，我是綁票匪的線索，一定有同黨的人，捕房便用「九頭貓」打起來了，他說那一種「九頭貓」是用九個尖利的釘子鉗在大皮鞭上面的，這一抽，痛入骨髓，抽沒有幾下，早已暈過去了！

——後來，後來還不是沒有口供，沒有證據把你禁在老監裏頭？在那裏也禁有一年半載了，大概是米飯被我吃得太多，這才解到內地官廳這邊來。

趙小三子一說起他的被捕的原因，他必定要帶悲傷帶驕傲的添說一句：我當初如果不嫖賭浪蕩，現在還不是上海灘上的闊少

天真的張伯儒，聽到這裏也常常要添他一句：到那時不但不會受人欺侮，怕還要欺侮人家呢，哈哈，

——哼！你這挖苦人的小子！趙小三子用手對張伯儒一指，回頭默着不說了。

趙小三子，在大學究竟叫什麼名字，任你怎麼去追問他，他也不說。他說，現在到這樣地步，還要說真名，不丟人？

但是，苦力洪必勝在這一點却不以為然。他說，我們犯什麼罪要坐牢？這並不是丟臉的事。我們還是用真姓名，有什麼怕醜？

洪必勝身材既然是高長大漢，筋肉又強壯有力，滿臉橫肉，眼光閃閃，看來却也有點惡相。因為坐牢太久，鬍子茸茸，越顯得氣象兇惡。但他對人的態度性情，却是出乎意外，特別坦白忠厚。他說他從碼頭的小癩三，高陞到麵粉廠的長年苦力。平時對於廠裏的辦事人倒也沒有什麼惡感，有一次工頭張大塊頭無端毆打一個小工，打得他在地上滾轉的哀叫，那小孩子的哀叫的聲音，直刺入他的心坎，覺得怪酸痛似地，他便路見不平上前解圍，因此觸犯張大塊頭的脾氣——張大塊頭的脾氣，是打人不准別人解圍的，一

一記恨在心。他說這番是，因為廠裏的工友，預備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還沒有起事，便被捉了好多人去，說他們是共產黨，我因為平時和那些被捉的人，大家好兄好弟，感情不錯，張大塊頭便誣陷我也是同黨，捉見辦買。他說，那時賬房先生很替他出力，說他平時十分忠厚老實，決沒有這事，不料這一副臉孔害了事，買辦說，他這一臉惡相決不是安分的東西，便被捉到捕房解到這裏來了！

——你媽的！害人不用證據！洪必勝一說起前情，他那一種憤激惱恨的表情，常常使他的兩顆眼睛直豎起來，同時咬着牙切着齒，緊握着拳頭好像要同什麼人拚個死活一樣。

四

我們這九個犯人，每天的生活除了吃飯，談話，大小便之外，那就是睡覺了。以前天氣好，還容易睡，

近來這樣的天氣，小小的房間，一點風絲又都沒有，簡直個個人的頭合剛上竈的蒸饅頭一樣，汗流如雨，還在冒煙呢！手銬腳鐐越久越覺得重，尤其是在天氣炎熱的時候，更為覺得笨重。很想把帽子拿來做扇子扇一扇，但那討厭的手銬毫不自由。衣服要脫下來，又因那討厭的手銬，沒有辦法。有一次，我們忍不住了，在晚上查房點名的時候，我們一齊發言，要求開門通空氣。

——你們這狗東西！坐牢又想風涼？獄卒譚老爺大吐的罵。

——不是這樣講，譚老爺，天氣實在熱得很呀！我們不說還吧，我們這麼一說，好，禍事來了。

——哼！天氣熱得很！誰叫你們犯罪？

房門隨着他的話的尾字關上了。

明天起連那我們用來解渴的每天早上給我們的洗口水都沒有了。

——好！好！這就要我的命！大肚子錢必壽他是每天不能離開吃水的，他哀叫起來。

但是，隔壁「打電話」却知道他們用了兩塊錢給那姓譚的，不但房門大開，而且有開水喝。

——金錢萬能！金錢萬能，趙小三子帶感傷帶憤激的說起來。

李巍和陳華生却「丟那媽」的，「丟那媽」的罵起來。

——貪你媽的！一拳把你打死！洪必勝又是豎直着眼睛咬着牙切着齒，緊握着拳頭向門外罵着。

何堅生却安靜似地在演說；所以我們非革命不可，我們非打倒這一班萬惡的軍閥，污吏，貪官不可！

(九月十六日日)

董 老 大

董老大剛踱到了復興園菜館的門口，堂倌早已提高喉嚨在叫着：坐呀，董老大！吃杯酒。

——一斤老酒，來一碟小菜。董老大揀了左邊乾淨的座位——一隻白木八仙桌，坐下答。

——牛肉絲？豬肉絲？青椒雞片？堂倌是和他熟識的，背了他平時喜歡吃的小菜說。

——青椒雞片吧。董老大說着抽起旱煙管來。

——這又辣又嫩的青椒雞片是你老頂喜歡吃的，我倒忘記了！還要一來碟醋薑吧？

——酸的不要了。

——好！就先來一碟青椒雞片。堂倌說着倒酒和吩咐大師傅下鍋去了。

這時的夕陽下山的時候。復興園菜館恰開在村口，從酒座上可以安閒的望一望對面西山的落日，和歸家的牛羣；還可以聽到遠遠的田野中歸家的牛的叫聲，和牧童在牛背上面吹的短笛。

董老大一壁在喝酒，一壁在欣賞那蔚藍色的青山上面的在滾下來的一輪太陽，和靜聽那騎在牛背上面的牧童的笛聲，他不時撚着他唇上的濃黑厚密的兩撇鬍子，臉上浮泛着一種安閒愉樂的微笑。

董老大剛喝第三杯老酒，一碟青椒雞片才吃一半，進來了同村的趙老三和他打招呼：

——董老大！今天有空呵？

董老大把酒杯從唇邊移下來，點一點頭，請趙老三坐下。趙老三不客氣地就坐在他的一旁。

——堂信！來一對筷子，一隻酒杯，再來一斤老酒。董老大回頭高叫堂信。

——你老自己吃。趙老三回頭對堂信說，來一壺紅茶。

——呷一杯，不好嗎？

——你喝！你喝！我不會。

董老大慫恿了一番，趙老三只是說，不會喝，不會喝。

堂信來了一壺紅茶，趙老三在吃茶，董老大在喝酒。

已是黃昏時候。堂信在預備上洋油燈。

兩人默了一回。趙老三好像躊躇了很久，於是乎他說了。

——董老大！……但只叫了他一聲，却又停了。

——怎麼？董老大從唇邊移下酒杯回頭對趙老三說。頰上依然浮泛着笑痕。

——農會是不是曾經叫人來叫你入會？趙老三說着，兩眼放出誠懇的光在盼望着他的答話。

董老大看了趙老三一眼，並不作聲，又舉杯在飲酒。

——我說，董老大，大家在一起才好嘛！趙老三說着還是兩眼放出誠懇的光在盼望着他的答話。

董老大放下酒杯在桌上說了。

——這又何必。他們少年人會幹，去幹好了，用得我這老傢伙！哈哈！

——話也不是這樣說，董老大！少年人會幹，也得我們老年人指導呵！

——現在不幹了！董老大惱氣似地說着又舉起杯來呷了。

——我說，董老大！你老以前在我們這村裏何等令人欽敬：抗租，打糧差，那一回不是你老出頭指揮，我們這村裏誰不知道你老硬頭皮，鐵骨幹，逢事敢作

敢當？就是上年那狗兒派捐委員下鄉，若是沒有你老出頭反抗，大家那裏敢反對，恐怕個個烏龜把頭兒縮下去了。以前你老何等英雄勇敢，現在正是我們種田的爭一口氣的時候，你老却不幹了！我說，董老大！你老這回不出來幹一下，以前的聲名怕要掃地了！……

——以前？哼！不是我董老大誇口，縣知事都怕我！

——誰說不是。上年那狗兒派捐委員被大家打過之後，縣知事不但不敢深究，而且聽從我們的要求：減輕一半。誰不是說，這是你老的功勞。

——那時，哼！若是我不出頭，你看那平時硬嘴，吹牛的徐老五有出來沒有？村裏那裏有人材！錢六爺什麼鳥，居然做起我們的紳士來！鄰村對我們的欺凌，他敢說個不字？

董老大說着又舉杯到唇邊，喝他的酒，憤慨的火焰漸漸地升上腦裏，表現在臉上。加以一斤老酒差不

多要吃完，酒氣上升，臉兒格外的紅熱。

——可不是！我們自己若是不起來，我們這陶莊不是被鄰村壓倒，就是給錢六爺賣掉了！你看他不是串通什麼烏官府來欺凌我們自己的人？就是因為這一着，董老大！你老就應該出來和大家一起幹呀！趙老三又話歸本題了。

——趙老三！你我老朋友，無妨對你說，我起初并不是不喜歡出來幹，但是，我有我的老脾氣：要我自己出來幹，那就是死也不怕；要我跟他們那班毛小子一起幹，那！那我死也不幹，他們少年人會幹，幹去好了，用得我這老傢伙？他們在罵我，我不會罵他們？哼！看他們幹出什麼花樣來！

——他們何曾在罵你。他們是希望你出來和大家一起幹呵！他們是少年人，自然說不上三句話就動起火來，要幹事業，這又算什麼哩。……

——不算什麼嗎？哼！趙老三！他們罵我一句，我

報他十句。這班混帳王八蛋，毛小子，會幹事業嗎？我說你看，幾天，幾天之後都要變成啞巴子了！

——我說，董老大！你老也不用亂罵了，少年人自然幹不了大事業，但他們也的確有本領呢。……

——什麼烏本領！那種事誰不會幹？

堂信點了洋油燈，在昏黃的燈光下，董老大紅熱的臉上，筋脈在漲大。他越說越生氣。

——在先，看還爭氣，現在越鬧越糟！縣裏人有那個雜種的，現在居然請他們來指導了！你看，你看將來給縣裏人賣去，自家還不知道！

董老大說到最後一句，不但大聲而且拍起桌子來。桌子上面的盤碟跟着起了一種震盪的聲響。

——董老大！我說，你老也不要生氣，縣裏的人也並不是個個同那一班雜種派捐委員一樣壞蛋，也有光明正大，主持公道，幫助我們鄉下種田的啊！

這話是你說的，這話是你說的，你敢保證？哼！縣

裏人我看幾十年了，一代一代壞蛋，要他們來幫助我們鄉下種田的，你真是在做夢！

——咳！董老大，說話也應該有個正理呀，比方這次縣裏的農會派來指導的李則民同志，辦事又精幹，人又和氣，事事都從我們種田的底利益做去，這人不是好人嗎？

——我說話沒有正理，趙老三！你越老越糊塗了！那李則民是好人？哼！你被他們的迷湯灌住了。

——咳！董老大！說什麼我越老越糊塗，這真笑話，又說我被他們的迷湯灌住，這真說得豈有此理！

趙老三初是心平氣和的，這時也有點生氣了，他說着立刻站起來。

——我說，董老大！你這樣的拘執，連我這老朋友都不聽話，以後也沒有人來勸你了。

說着，脚下跨出門檻要走，那堂倌照例的招呼一聲：趙老三，多坐一下呀，喝喝茶！董老大回頭醉眼惺

松地對他說：

——以後，哼！我也不喜歡人家來胡纏！說着再引酒杯近唇邊喝了。

趙老三這來是徐老五在農會請他老人家勉強的跑一趟，以便決定對付董老大的態度的。趙老三掃興的回復徐老五說，董老大沒有希望了！

——唉！很可惜！看他將來一定投降田主紳士那邊去了！

徐老五聽着有點感慨。

只因這一番，農會裏頭的少年人，對這老人家董老大漸漸地由不敬服變成敵愾了。

有一天的黃昏時候，董老大又在復興園喝酒，正在吃得高興有些陶醉的當兒，眼角看見兩個少年在門外走過去，一個口裏罵着：

——這老東西，每天只管喝酒！

又一個十分嚴正的說：

——他已經成了過去的人物了，

先一個說話的又說，

——這樣的享樂，看他將來沒得飯吃！

那一個又說，

——將來？不久就要投到錢六爺那邊去了！

兩個少年人說着沒有事似的過去了，這裏氣煞了豎着耳朵聽着清清楚楚的董老大。

——毛小子，胆敢在我面前說壞話！是那沒有家教的東西生的！

董老大真惱恨得了不得，提着旱烟管，趕到復興園門外，大聲的罵起來，一排黃牙在濃黑的鬍子下面獠兇的露着。他心想，如果那毛小子敢回嘴，就用旱烟管在他的狗頭上敲了幾下。

董老大的兄弟姪子是不不少的，聽得他老人家被

人侮辱，平時的威嚴豈不是損失？這還小可！有的磨拳擦掌幾天在復興園門口，尋仇，

——堂信！他的一個子侄董小毛到復興園裏頭來盤問堂信。

——來也！堂信緊趕從裏頭跑出來招呼。

——那一天我們的伯爺在這裏喝酒，是誰走過去在侮辱他老人家：你說，你說！

——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哼！都是一夥的。

說着跑出復興園門口，一壁走着一壁大罵：

——什麼混賬王八蛋的，敢來罵我們的伯爺，哼！看你們的胸骨有幾條！

這一番尋仇的舉動傳到農會那邊的少年的耳朵裏，那也受不住！兩邊的惡感就一天一天的深了。

起初，董老大這方還不敢公然的攻擊農會，只是在街頭巷底，發發憤恨，為董老大爭氣；一天比較一

天的衝突得厲害，後來公然的在茶館，復興園，大罵起農會來了。

有一次，不知從那裏傳來一種消息，說是K省那裏的農會，沒收田園，殺人放火，把田主紳士都殺個精光，董老大這方的兄弟子侄，便借題發揮，逢人便說：

農會簡直和土匪一樣，搶劫之外，還要殺人放火，K省的農會就是這樣呀！這樣強橫，這樣的殘忍，那還成世界嗎！

但是農會那方經指導員的勸戒，不要同他們一樣的胡鬧，應該顧着大局。他說，我們的敵人，不是這班蠻頭的傢伙；我們的敵人是田主和紳士呵！田主和紳士如果打倒，這班蠻頭的傢伙雖然蠻頭，到那時他們自家得到利益，自然會覺悟的。所以，董老大那方雖然強橫起來，農會這方反而沉靜下去。到後來，反而使董老大感覺得寂寞無聊。

起初幾天，董老人在復興園喝酒，還時常要乘醉大罵一頓：

——這班毛小子，看他們鬧得幾時？

到後來，陶莊上對於董老大的攻擊的空氣，簡直稀薄到等於沒有，董老大每天那樣大罵也覺得毫無意義，而且沒趣，改口說：

——人家不來罵我，我也何苦罵人！

有一天又是黃昏時候，董老大又在復興園裏頭喝酒，正在一壁在喝酒，一壁在欣賞着那西山上面的落日和靜聽着那遠遠的歸牛的笛聲，趙老三從門口經過停住步，高聲的喊道：

——董老大！你老喝酒喝得好呵！

董老大也忘記了前事，從唇上放下酒杯答道：

——趙老三！進來喝一杯呀！

——失陪！失陪！家裏在等着吃飯呢。

趙老三說着向村裏走去。夜幕漸漸地開張，復興

圓的洋火燈點上了，遠遠地可以聽到遲歸的耕牛在
田野間叫着。

（九月十六完成）

附 集

母 親

一

母親到南洋漂流去了。

我的母親雖然是繼母，但疼愛我就和她自己生的兒子一樣；而我也忘記了我的生母，並且覺得她比較我的生母還要疼愛我。我和她的感情的融洽，很使親戚家人都詫異；所以我漂流在外這許多年，最想念的人就是她。她雖然疼愛我使我順從她親近她，她的思想人格行爲，尤其使我尊敬她。

自從去年到這 S 埠以來，我時時沒有不想念她，時時沒有不記望着她的行踪和生活。在四年前她曾手刺着一對枕頭寄給我，——那是淡紫色的絨線刺在十字布上的山水布枕頭——雖然已經在逃難中遺失，但現在一看見床頭上的布枕，就聯想到她寄給我的那一對，就聯想到她最近究竟行踪如何，生活如何？去年剛到 S 埠的時候，窮困不堪寫信告訴她，她雖然也在窮苦顛沛的生活中，她立刻設法寄拾元錢給我——聽說，當時她的首飾是賣完了，她只得把衣服當掉換錢把我——她這樣的關心我，疼愛我，使我每在窮愁得沒奈何的時候，總要暗地裏在心中哭訴着：『母親呀！你的元兒又在窮苦了！』

她雖然明知道我是幹革命鬧窮的，她雖然明知道我是不識時勢，自上窮途的，但她給我的信還是勸勵我要努力向前，還是鼓勵我不要灰心，還是警策我不要和惡勢力妥協，還是要我上革命的戰線。我是多

麼尊敬順從我的母親！她不是以普通的母親疼愛兒子的溺愛來愛我：她是以她的思想人格行為來愛我，指導我，鼓勵我，警策我呢。我相信在我們中國這時代這社會，別人沒有我這樣的幸運，沒有我這樣的母親。朋友們對我十分羨慕，對她十分尊敬，稱她做革命的母親。

我因為她疼愛我，關心我，而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革命的母親，我更為迫切地想念她，記著她的行踪和生活。最近有兩星期沒有接到她的來信，使我無時無刻不在為她憂慮着，煩愁着。

昨天接到她的一封信，未折開的時候，心裏萬分喜慰，立時如小孩子一樣地狂跳起來，同居的朋友，以為我又在發什麼瘋氣了；待拆開她的信一看，唉呀！原來是一封使我下淚，憂惶煩愁的信呢！

她的信很簡單的，好像在十分匆忙的時候寫的；——

『元兒：故鄉於我已無立足地，我也不願在故鄉活受罪，我於今天隻身到南洋漂流去了，到那裏雖明知也是到處碰壁，但是，元兒！現在的社會，現在的人生，到處何曾不是碰壁？！我們的思想性格根本與現社會不相容，碰壁實在我們意料之中。我這番到南洋漂流去，是認定去碰壁的，一切艱難困苦禍患殃災，一定將更使我領略得人生的滋味。元兒！你無須爲我掛慮，你努力幹的應做的事業好了。束裝待發，書不盡言。』

母字』

『南洋！南洋！南洋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是資本家的世界，是勞心勞力的人的刑場，母親！你何苦上刑場去呢？！』

我看完了信，意識裏立刻浮現出這麼一個感想——
—— 悽惶焦急的感想！

我的母親叫田新華，她的家庭，以前是一個富貴榮華的資產階級的人家，她是一位父母溺愛，養尊處優的小姐。在廿四歲那一年嫁到我們家庭裏頭來。那時我的生母剛死去幾十天。照我們家鄉的風俗，妻子死在百日以內如果不續弦，那就應該等三年以後，那時，我的生母留下我們弟兄姊妹五個，父親事務忙碌，家裏如果沒有一個母親維持，簡直要不成一家庭，父親便只得從速續弦。父親少年的時候，曾經在田家的書齋寄讀，對於母親是早已見過，經朋友們的說合外祖父的同意，婚事便成功了。那時我才十二歲，在鎮上的小學讀書，母親過門這一天，家裏雖然在鬧新婚，但我還是上學去；午刻放學回來，入門便被老乳母牽去拜見新的母親。我看她已經改穿着時裝，清秀慈和的面孔上面，兩顆眼睛在表示着她的毅勇能幹的精神；我生性就是驕傲的，這時要我承認一個別人做我的母親，心裏有些不服氣，行動上也就并不謙

卑。但我所表現的是大方而有禮。到了最近這幾年，有一次母親在我們兄弟姊妹許多人團聚的時候，她說及那時的情景，她說我那時只是十二歲便好像成人的子弟一樣，她很歡喜。

母親過門那一年，她在閒空的時候，最喜歡在房裏散步，一路走着一路唱着什麼詩歌。我記得最熟的就是：

『男女平權天賦就，欲飲自由一杯酒。』

我們要求她說故事的時候，她所講的多是辛亥革命時代的革命人物的故事，尤其是秋瑾的事迹。她說她最佩服秋瑾。她說秋瑾能夠替幾千年的中國女子吐氣。她在家裏是一位深閨的小姐，她為什麼會知道這些呢？她說她的哥哥當時在 S 市的同文書院讀書，回家的時候便帶了一些「革命的書」給她看。在辛亥革命成功的時候，她也是最高興的國民之一，她說：「時她是多麼高興喲！以為從此男女平權！世界文

明，女子可以解放，自由了！自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專制以後，一切都失望，女子還是和以前一樣，她也灰心了。她的桌上的書籍，除開她心愛的紅樓夢，西廂記之外就是一些革命書。她的記憶力最強，一本書給她看過之後，十八年都不會忘記，紅樓夢裏的情節她最熟，甚至於海棠詩社的詩，和某一個人曾經說過某一句話，她都能够背出來。她看過的舊小說既然多，又有說不盡的故事可講，所以，每天晚上我們最喜歡在她房裏聽她講故事，講紅樓夢，講三國志，講西遊記，她教導我學習寫家信，我因此也喜歡。她待我們姊妹兄弟就如親生的兒子一樣，又是這樣的接近親熱，因此，我們母子之間的感情，一天比一天地的融洽，後來，便使我們只知道她是我們的母親，忘記我們的死去的生母了。

在我十八歲那年，我們家庭破產。商店生意倒閉，田園店屋都賣掉，只存着一座住家人的屋子。母

親怨父親事前并不通知她，家裏一切都沒準備，兩人因此發生氣見，時常衝突。有一天，家裏找不到母親，她失蹤了。

她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婦人。她有新穎的思想，她有毅勇的品性，她看着家庭破產，父親閒居，兒女稚小，願意把振興家業的責任由她一個人担負起來。她這時已經生下一個妹妹，一個弟弟，她忍痛著把母子之愛割棄，一個人跑上荆棘之路，陰險之途。她帶了首飾變賣做現錢，先在S市學手藝，那時我們家鄉最缺少的是牙科女醫生，而且最能得利的，也是牙科女醫生，她便在S市自租小房子住，每天到一家牙科醫院去做學徒，在火光熊熊之下，她在學習鎚打金薄，鍊成金牙；在水汽瀰漫之中，她在學習照顧電爐，燉熟象皮；——她很謹慎地很專心地在過爐邊的勞苦生活。但她把手藝學成之後，才發覺她在家鄉無論如何做牙科醫生是有許障礙，萬難成功的。她決定到C

城進女子職業專門學校讀書去。她想，在女子職業專門學校畢業以後，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做一點小實業的事業，決不會沒成功的了。

當她去 C 城的消息傳到我的耳朵以後，我每天想念記望的心情更爲熱烈，我每每對着她的半身的相片，在起幻想。我看她那堅實清瘦的面孔，忽然浮現着慈和的笑容；我看她那俊麗生威的眼睛，忽然瞳人在流動；我看她那厚厚的嘴唇，忽然在翕張；我以爲她要和我說話了。我失神似地喊着：『媽！媽！』定神一看，相片還是如常那樣，我由不得一陣心酸，眼淚淌下來了！

母親自己生的小弟弟，妹妹才五歲，弟弟才四歲，他們每天看不見媽的時候，總愛叫人引他們到媽的房裏看一趟，他們說媽是到外祖父家裏去的，到房裏看媽沒有回來，她們便哇地一聲哭起來了。當我看見小弟弟這種悲哀的現象，我也流淚，大的妹妹也流

淚，父親也流淚，家人也流淚，一家人都籠在淒涼悲哀的空氣裏。我起初也和父親一樣的怨她心腸太硬，棄兒女於不顧；後來才覺得她是一位非常的婦人，這一去是表現着她的令人尊敬的偉大。我一想到這裏，我不但不感覺悲涼，而且志氣也奮發遠大得多。這時正是五四運動開始的時候，新文化運動在敲它的警鐘，我的思想也社會化起來，立志升學，準備幹一番社會運動。她在C城這時常常寄一些宣傳新思想的書報給我，她在信裏說，她已經信仰社會主義了。

明年暑假，母親回家一趟，她和父親還是時常衝突，暑假未了的時候，她便要回學校去。那一天，細雨霏霏，遠山籠在霧裏一樣，海浪如花，小舟顛簸不堪，我送她上輪船；在統艙裏近「波門」的一角，光線黝黑，臭氣迫人，她很習慣似地鋪下被蓆便坐下了。在水路上一個單身的婦人獨來獨往，這在普通的婦人，尤其如她一樣的自少養尊處優的太太，那是絕對沒

有勇氣胆量的；但在她好像不算一回事，十分從容適意。我看那統艙裏的空氣，光線，環境，這樣惡劣十分，我實在不贊成她這樣的吃苦。我說：『媽！改買官艙票吧！這裏怎麼能夠住下？』她表示着很安適的神情說：『出門人那裏能夠講究，要講究坐在家裏不出門好了！』當我別她上岸的時候，我的淒楚難忍的心情戰勝尊敬佩服她的行爲的感覺，我忍不住又是心酸了一陣。

在這一年，我得了父親的應許，到鄰省的 CB 學校升學去，她常常寫信勉勵我，指導我，教我要上革命的路上去；但當時革命的潮流一點沒有聲息；國民黨雖然在廣東打着革命的旗幟，但其他的地方一點影響都沒有，我雖然信仰革命，要我從那裏革起？不過，這種革命的思想已經留在腦裏，一切言論行動也就激烈起來，雖然並沒有參加任何政治組織，也被人賜下一個「過激黨」的頭銜了。隔了一年，我因為在努

力學生運動，學校發生風潮，這「過激黨」便被開除了，罪名是「醉心社會主義」。回到家鄉，社會上的輕視冷酷的眼光，就好像大風雨以前的閃電，都示威着打在我的身上，我是多麼悲憤喲！但她却安慰我不用悲憤，指導我應該明瞭社會的黑暗勢力，向前奮鬥。母親喲！她不但是我的親愛的媽，她還是我的教誨不倦的師傅。我得了他的指導，我便北上進W大學去。雖然我在W大學是一個苦學生，但我的精神是萬分快樂的。

三

母親在C城女子職業專門學校四年畢業回來，她抱着一腔熱血要幹革命，但家鄉這時革命的潮流還不見得高漲，她很失望地只得幹她以前的志願，辦一點小實業。在我們家鄉稍為有錢的男子要辦實業，已經是千阻萬礙，難之又難，何況她是一個婦人？

何況她是一個家庭破產的婦人？但她是多麼令人敬服嚟！經她的人格之感化，經她的動聽的游說，居然在親戚關係的太太小姐們中間招到一些同志，合辦一間家庭工藝的機廠。我們家裏的屋子分作三進，前一進的大廳，便成了襪廠的工場了。

以前寂靜得有如山谷的家裏，現在每天便聽到唧唧的襪機轉動的聲浪；以前空曠的大廳，現在便放着幾副機機，和紗機之類；——十分鬧熱。大的弟妹都到工場作小工，小的弟妹便看做新世界了。大的弟妹作小工有工錢可得；小的弟妹有新的音樂可以聽到，新的物事可以看得；弟妹們快樂極了！母親是經理，籌劃指導，跑來跑去；說這說那，却忙碌得很。她一面要照顧工場，一面要應付批發，一面要接洽原料，她真勞苦極了；但她一點都不覺得勞苦，她說：『事體越多越高興！』她的精神上是快樂呢。

襪廠資本既然小，沒有大機器，貨品的本錢自然

高昂，這樣怎麼能夠敵過舶來品呢！襪廠開辦了幾個月不但不能得利，而且虧本，她失望了！但她并不因此喪氣頹志，當我寒假回家的時候，她和我幾夜的商量，她決定要振興家鄉的女子教育了。

十幾年前我的伯父奉着當時滿清興辦學校的聖諭，在家鄉辦了一間小學校。到了這時候，經費絕斷，教員跑光，母親便接來辦女學。這學校本來是一座我們私人的祠堂，在建築的時候，祖父暴病而死，堪輿家說這祠堂風水不好，祖父是被風水沖死的，這祠堂便成了一間有名無實的空屋，到了辦學校以後，人們忘記它是祠堂，都叫學校了。祠堂的建築固然不適宜於做學校，母親雖然不滿意，但一時也難找到適當的地點，何況學校器具現成，不用開辦費，也就立刻招生了。校長由母親自己擔任，經費一點沒有的關係，只得教表妹美周姑娘來盡義務的主持，并教兩個在鎮上別的小學教書的舅舅來兼課，學生居然招到四

十人，便開學了。

開學的那一天，母親演說着她的一生的担負和希望，訓戒學生不要做寄生蟲，應該要努力和社會制度奮鬥。并教她們應該有革命的思想，修養學問預備將來做一番社會運動。但小學生一點都不懂。散會以後，我說她的希望怕難成功，她說只要專心的教導，一定有成績，或者這女學校將來成爲我們鎮上女子人材的發源地。她十分有把握似地，常常以爲女學校的前途是樂觀的。

她對於現行的教育制度十分不滿意，她說，那是奴隸的教育，寄生蟲的教育，她自己另編課程，注重自修自學；她對待學生就如對待她的兒女一樣，慈和親切，愛護指導；開學沒幾久，先生和學生就好像一家人一樣，常常已經過了放學的時間很久，學生還是願意在學校裏頭自修自學，遊戲唱歌。年齡較大，靈性聰明的學生，沒有幾久已經會作通順的文章，思想

也和俗人不同了，鎮上的人們，對這女學暫時起了一種信仰和讚許。暑假過後，學生更多了。

這年恰是五卅運動的時候，全中國的社會好像大森林裏受了暴風雨的打擊，已經表現着一種騷動的現象，母親革命的情緒又是熱烈起來，她的革命的志願要實行了。她在女學校裏頭，心情受了政治環境的刺激，苦悶着在教育界努力，對於革命未免不接近，她決定要參加政治工作了。明年的夏天，她便把女學校的校務交美周姑娘負責，自己又跑到 C 城，進黨立婦女運動講習所學習革命的新理論，準備幹革命的政治工作，向最前線去。她常常熱着臉，揮動拳頭十分激動地說：『現在的革命，既若要喚起民衆一體起來努力，自己如果不深入民衆，訓練民衆，領導民衆，說幾句空話，又有什麼用，黨國的重要人，在上頭說漂亮話，完全和民衆不接近，甚至於脫離民衆，主義要實現，真是夢想！』她堅決地說，『我雖然是一個婦人，我—

一定要到民衆中間去，至少要領導一部分被壓迫的婦女起來革命，解除婦女本身的痛苦，打斷幾千年繫在婦女身上的鎖鍊。』

有一次她和幾個同學到女工廠裏頭去宣傳，她講得最痛快切實，女工們有的流淚，堅決喊着一定要起來幹革命，把性命死禱都快樂。她快樂極了，回來對人說，『中國的二萬萬婦女，只有女工是最革命的了，將來革命的成功，一定要她們起來幹，將來婦女的解放，一定在她們的身上。』自從這一天被她認識誰是革命的人物以後，她更堅決地要幹工人運動了。

這婦女運動講習所，到後來是有名無實，成了一班小姐們求虛榮的空名，以達她們找到有政治地位的丈夫的目的，教務指導的負責人是敷衍塞責，教授們又是七零八落，時常缺課，母親在裏頭一天比一天的煩燥，一天比一天的憤激，到將近畢業的時候，她竟指着那一班負責人大罵，脫離了C城到我們家鄉的

T鎮一面教書，一面努力工農運動了。

四

這T鎮沒有女工廠，市郊的農婦倒被母親認識也是婦女運動最重要的人物，——革命的戰士。

她在四鄉的農民協會擔任農婦運動的工作，每天常常和農婦們親近宣傳，在那裏一月裏，成績已經大有可觀，農婦們都懂得革命的意義和使命了。

然而，她在這時自己却有一件事體發生。

她常常感覺得天天在宣傳別人起來反抗，起來謀為解放，但自己身上所受的痛苦，却一點都沒有反抗，一點都沒有謀為解放，這不是欺人自欺嗎？有一天，也很堅決地要為自己身上的痛苦反抗，謀為解放了。

她自己身上的痛苦是什麼呢？

她自從和我父親意見不合以後，幾年來時常衝

突，在辦女學校的時候，她已經住在學校裏頭，連和我父親見面說話都不願意，無形中好像離婚一樣了。她也時常在想要和我父親離婚，但是，社會的攻擊，兒女的無依，她一想起心便軟化了。這時，她已經把整個的生命，決定獻給革命事業，她要反抗社會，她自然不怕社會的攻擊，她要努力革命，兒女的愛情，也自然不能顧到。她在想着想着，終於勇敢地向我父親提出離婚了。

她不願愛受着現在的什麼法律的裁判，她不向法院起訴，她只是寫封離婚書寄給我父親。她以為她這樣的做法，當然有效，不料我父親是不願意的，覆她一封表示熱愛的情書。這使她沒有辦法！她想出去登報聲明了，但稿子寄到她的一個在S市M報館辦事的弟弟要他發表的時候，却被她這位弟弟用方法，一延再延，把它延擱起來。

她實在工作十分忙碌，連吃飯睡覺都沒有工夫，

這件離婚事體是自己的私事，也沒有法積極地進行了，但是，社會上對於這個四十歲的婦人提出離婚的新聞，已經駭異萬分，——一時成為家鄉的人們的重要的新聞，比較黨國的政治新聞還是重要。

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等到政變一發生，她這被社會認為危險的人物，危險便到頭上了。

政變的時候，T鎮駐防的軍隊合民團，包圍農民協會，當場槍斃反抗的幾個暴徒和農匪，抓去一大批農民協會的工作人員，母親却因為下鄉宣傳，被農婦藏起，不被抓到。但是，搜拿嚴厲得很，不能居住，有一天由一個農婦保護着送她離開T鎮回家。是一個斜風細雨，天空黯澹的早晨，她同那個農婦打山路逃走，打扮就和普通的農婦一樣：藍布衣服，剪了頭髮的頭上戴着一頂雨笠。

僥倖地給她跑脫，但家裏是不願意回來的，這時她是一個危險的人物也不敢回家，怕活活地被抓去

喪性命，她跑到以前志同道合和她創辦襪廠的一位太太家裏去。

在那裏不愁衣不愁食，主人又招待週到，可以說是安樂十分了，但她却因為閒着煩悶苦惱起來，決定跑到南洋去漂流！

這位革命的母親，這位奇怪的母親，當她上赴南洋的輪船開行後，她在站甲板上面，看着海浪在叫號，看着家鄉在消失在雲霧裏，她對着家鄉暗暗地喊着：

『別了萬惡社會的家鄉！』

『別了被壓迫的婦女人們！』

『別了可敬可愛的農婦！』

『我是暫時離開的，我還要回來和你們一起地努力幹！……』

唉！母親！母親！你竟到南洋去碰壁！去漂流！

.....

二月九日夜深時

紅 燈

一

去年陰歷年底，閩北特別戒嚴，一上燈路上便不許行人；那時我們因為印刷所在閩北，晚上不能過去接洽出版的事體，焦迫憤恨得很，同時，租界上也戒嚴起來，帝國主義的水兵成排成陣地得得得在路
上梭巡；晚上如果單身一個人在路上跑，你就會被英捕攔住搜身，一次兩次，以至於七八次，真討厭，真憤恨！但是，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只有讓那與帝國主

義妥 親善的一切上下的同胞去享自由的福，我們小民性命能够倖存已經是萬幸的事，又有什麼辦法！

我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無論如何自寬自慰，在路上跑路，總是放心不下。有的時候，神經特別銳敏，看着那成排成陣的水兵，心裏便疑惑他們不一定又要好玩地表演一齣五卅慘案的把戲；不一定他們的槍口要對準我的身上來。想到這裏，雖然我走的地方距離那成排成陣的水兵很遠，心兒總要發跳。北方在討赤，南方在清黨，他們帝國主義者也是痛恨赤化的，可以說他們帝國主義者是很能够幫助我們中國的南北政府的，這一次閩北戒嚴，租界也戒嚴，中外大家的敵人是一樣的東西，便可以證明了。我因此常常在想着，赤化這東西有這樣地值得重視，可見得是萬分可怕的東西了。赤化的標幟是紅色，我因此對於紅色的東西十分注意了。

有一天晚上，我從狄思威路走回家，打從北四川

路南來，遠遠地看見橫浜橋上紅燈點點，有如星空，在紅燈的中間，還有一些紅旗子雜在裏面，我的神經真是太過銳敏，立時嚇了一跳！心裏暗暗地在推想。那是什麼事體呢？北四川路是租界，是帝國主義者的管領地，他們也是在討赤幫助中國政府剷除赤化的，爲什麼路上會有紅旗和紅燈？莫非赤化的勢力來到租界裏頭麼？定神一想，真是笑話，就是赤化的勢力已經來到租界，路上排着紅旗紅燈幹嗎？這是沒有的事。但究竟爲着什麼呢？任憑怎麼的推想，終是沒有結論。放胆走上前，到了近邊，看得清楚，心裏自己在暗笑，真是蠢東西，神經太過敏！原來，橫浜橋在修橋，紅旗紅燈是一種標號，叫汽車不要打那裏經過。

二

回到家裏大家笑着把剛才的情形和感想告訴同居的X君，大家大笑起來。他說，「有一樁新聞還比你

的所遇更好笑呢。』我催他快說，他說了底下的一段：

這一次開北戒嚴，軍事當局據探報說，赤化的暴徒要暴動，以紅燈為號。赤化的暴徒，本來已經是危險的人物，要暴動自然更是值得注意的大事。去年赤化的暴徒暴動歡迎革命軍，造成上海的紅色恐怖，他們的勇敢，他們的力量，已經很明顯地表現在人們的眼裏，印在人們的腦中，再要暴動，豈不是再要造成紅色恐怖嗎？這還了得！不先事預防於未來，到暴動開始的時候，那就難於鎮壓了。這報告剛到軍事當局的耳朵裏，命令便發下了，特別戒嚴：放步哨，上刺刀，裝子彈，如臨大敵。一天沒有動靜，三天沒有動靜，大概這消息是不的確的吧？不行！信其有不能信其無，還是特別戒嚴，到了過了舊曆新年十天那時再說。四天沒有動靜，五天沒有動靜。第六天的晚上天才黑，槍聲拍拍地響了，雖然不知道出事的地點在那裏，但無論那一段的步哨都應該戒備，都應該放空槍

示威。各段的步哨都放空槍示威，立刻全開火的槍聲就如新年的爆竹，真熱鬧，真怕人。同時，有的步哨還大喊着衝鋒的口號，殺！……殺！……殺！……不但全開北立時好像成爲戰地區域的最前線，就是全上海——連租界都恐怖起來了。

調查的結果，原來是一個修路工人持着一枝紅燈要去放在修路的地方，放步哨的兵士，記得官長的命令紅燈就是暴動的暗號，一看見紅燈就應該開槍他看見前面的紅燈越走越近，槍便放了。這裏的步哨開槍，附近的步哨便也開槍示威，遠處的步哨也開槍示威了，彈雨之下，死了一個修路工人。

二月十日於病中。

政變的一幕

C 城的K 大學，有一天早晨大約在四點多鐘光景，忽然校裏起了一陣魔鬼式的騷動。這時學生教授以及職員工人在睡夢裏，禍災不到他的身上的，誰都不曉得。天上是那樣的漆黑，一顆星兒都沒有；校裏除開廁所以及樓梯頭的地方有一盞多年不整，灰塵網滿的昏黃的電燈外，寢室裏走廊上都一體漆黑。穿着灰色的制服的兵士，一陣一陣地進校，上樓，腳步聲是低微到幾乎聽不到。大門，小門，樓梯頭，一時都把守着荷槍實彈，啞口死站的兵士。三四個人一隊

分開散去，由一個穿着學生制服的人領導着。這領導的人，手裏放着電燭，臂上纏着一張白布，『通行證』。他領導兵士去抓人，似乎打聽明白的，時常引着電燭的光在查寢室門上的號數；每從床上抬起一個人，不但外衣不准穿，就是開口都不得，一枝盒子砲的槍口按住你的背心，你跟他走就對，這樣魔鬼式的抓人，不但人們一點不曉得，就是被抓去的人，也還以為是在夢中哩。

第一批是十多個，已經押着出校門去了。要來抓第二批的時候，天已經大亮，學生們噪起來了。

這個說，『大學是最高學府，是不能隨便抓人的！』

那個說，『要抓人也應該經過法定的手續，這樣的抓人，簡直是綁票！』

輿論雖然是這樣地譁然，但抓人的還是抓人。學生們哮喘起來了：

『這樣成什麼世界！』

『破壞我們大學的尊嚴！』

『打！打！打！』

羣衆哄上前去，『拍！拍！拍！』空鎗響了。羣衆退了下來。

『開鎗？要屠殺學生嗎？』

『開鎗？要解散K大學嗎？』

羣衆雖然這樣地哮喘反對着，抓人的還是抓人。結果，凡是昨天在那反對政府到N城去的條子上簽了名而又住在學校裏頭的都抓了去，一共三十多人。

這種魔鬼式的騷動，還不止K大學一地方呢。

天上是那樣的漆黑，一顆星兒都沒有，夜幕籠罩着全C城，馬路上灰色制服的兵士在慢慢地走着，一點腳步聲都幾乎聽不到。一時各馬路的要口都把守着啞口死站的兵士，魔鬼式的騷動開始了。

在西門，在東門，尤其是在南邊，凡是掛着白布

紅字的旗號招牌的工會都包圍起來了。工人不比學生，他們沒有組織的，他們有鎗械，也有手榴彈，『拍拍拍！』西方在漆黑裏開火起來了。

誰都不知道爲什麼『民衆的武力』要來打民衆；誰都不知道爲什麼『工農兵大聯合』的，兵士們要來打工會！在漆黑裏兩方在亂開鎗，子彈穿過空氣的聲音是那樣地好聽，子彈出了鎗口的火光是那樣的好看，混戰了一陣，也就沉靜了。自然，有預備的進攻是勝利，沒有預備的死守是失敗。俘虜是押到司令部去，死屍任人們殘踏，鮮血凝結在灰土裏。沉靜之後，天上還是那樣的漆黑，一顆星兒都沒有；夜幕籠罩着全C城，人們還是沉醉在夢裏。

天亮之後，各馬路的要口，把守着啞口死站的兵士還沒有撤除，路上禁止行人，一陣陣反着手，押着槍的學生工人，馬路上走動着，唱歌着，解到司令部去。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誰都不曉得。路上不準行人，人們悶在家裏惶恐着，憂慮着。好大胆壯的人，走到馬路的要口探風，被兵士喊喝着，也只好疑惑着跑回家。

全C城只看見槍刀，全C城籠罩在恐怖裏；天上也黯澹悶人，斜風細雨下着。

戒嚴司令的佈告貼出來了，說是在捕捉搗亂份子。馬路上的要口，兵士也撤除了，說是『革命已經成功』。

隔了幾天的一天下午，南邊的馬路上，忽然有點暴動起來，一陣陣的工人，女工，小孩子，飛奔着在散傳單上面簡單的寫着：

『明天起我們工人大罷工，反抗×××的壓迫，打倒□□□，打倒軍閥□□□！』

這簡直是不知死活的叛徒，在軍警戒嚴期內胆敢煽動罷工，便捉住了兩個女工一個小孩子。

在開審的時候，這三個叛徒，沒有一點恐懼，沒有一點變色，還敢破口大罵，高呼「反動的口號」。

兩個女工一個叫徐玉蘭，一個叫金姑，一個小孩子叫張小鴻。徐玉蘭十八歲，金姑十六歲，張小鴻十四歲。這樣的女流，這樣的孩子，這樣的年紀，他們更有這種胆量，勇敢，雖然說是叛徒，的確也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聽說，這三個叛徒要在東校場槍決了，這日轟動了全C城的民衆，爭先恐後的擁擠至東校場來觀光。

天上黑雲時聚時散，狂風吹起黃沙在馬路上飛蕩，雨點不時打倒人們的頭頂頸裏，但是觀光的人還是爭先恐後的擁擠着從東校場走來，

東校場以前是C城羣衆大會的地方，慶祝國慶在這塊地方，北伐宣誓典禮也是在這塊地方，現在這塊地方是槍決叛徒的地方了。徐玉蘭，金姑，張小鴻以前似乎曾經到這塊地方來參加北伐宣誓典禮的，

他們這時候反剪着手臂押到這塊地方來，他們微笑着，不時大喊一兩聲「反動的口號」，

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氣憤，倒引起觀光的羣衆的嚴肅的敬意。有些老年人是在歎惜，有些青年人却有點表同情。

『站開！……』提槍的兵士大喝着，羣衆們退後一陣，嚴肅的場面，發生了一些騷動。

『拍！拍！拍！』槍聲在響了。

『打倒□□□！』他們的最後的口號在喊着了。天上灰色的雲一陣陣地飛着，狂風在吹起，黃沙在地面飛蕩，草地上那三個叛徒的屍身在直挺挺的橫着，鮮血濺了身旁的芳草和野花。

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氣慨，仍舊引起觀光的羣衆的嚴肅的敬意。有些老年人是在歎惜，有些青年人都有點表同情。

忽然，執刑的兵士們用槍刀在那女屍上帶罵帶

截的截了幾下，最後鎗刀戳到女屍的兩般之間！

『唉呀！……』觀光的羣衆中間，同時發出了這麼一種哀鳴。

天上灰色的雲在飛着，狂風吹起黃沙在地面飛蕩。

不知何時作的，九月十六晚續完。

到民間去

有一次在舊書攤看看，檢起一本週刊式的刊物，裏頭這一篇，「到民間去」，引起了我的注意，立刻把他買了回來。很久已經把他積在刊物報紙堆裏，今天偶然在查某一種刊物，這一本刊物映入我的眼簾，使我想起裏頭有這一篇！四。急把他取出來，在看的時候，心想這種事件，沒有親歷其境的人，一定很多，無法把他公開出來，以供同好，就把他修改一下，把刺目的字眼易為X。

這一天正在房裏抽煙的時候，老友老彭進來了。

——這幾天好麼？老彭坐下便說。

——還不是那樣子？我有點歎氣的說。

——怎麼？

——沒有事幹，

——讀書啣！

——那裏來的錢？

——那末怎麼過？

——可不是？據說革命運動停頓了，心裏很消極！

——笑話！革命運動停頓了？

老彭說着這句話，從凳子站起來了。他那種嚴肅而帶輕視的神情，令人不能說第二句話。

革命運動停頓了，是誰講的？他又說。

在某一種雜誌上面載過的。

是那一個？

是革命的人物。

革命的人物講出這句話？我不信。

你不信？書在這裏。

他把那本什志翻一翻，第一篇論文，開頭第一句就是：革命運動停頓了。他看一看那什志的名字，看一看那篇文章的作者的姓名，他的眉頭一縐，他很沉痛的說：

——什麼話！

——那是革命的文藝什志呵！難道會說錯？

什麼革命的文藝什志！說這句話至少就是不革命的了！

唔！唔！

我還是不解！因為我對於那什志自來是有信仰的，我以為他們是指導青年的，他們的話，當然不會錯。

——他們說的話，怎麼會錯。我又說。

——這樣還不會錯？難道要明白的反對革命才是錯嗎？老王！你真太盲從了！

——喂！我怎麼太盲從呢？他們的什志，是在提

倡革命文學的呀！我也不服氣的說。

——他們無論以前說得如何革命，這一句話，至少是不革命的表現了！你相信他們以前的主張，怎麼連這一句話都相信了呢？那不是盲從是什麼？他也不服氣的說。

——唔！唔！我心裏被他這麼一說倒有點覺悟起來了。我說：

——那末，……革命運動怎麼是不是停頓了呀？

——笑話！革命運動怎麼會停頓，革命運動會停頓，天下太平了，怎麼報紙上天天有「暴動」的事件的登載？——他停了一下說，——這也難怪，你每天住在房裏，至多是看幾本書，政治的智識一點也沒有，那裏懂得！好！老王，後天……大後天，我引你去看一看革命的運動吧！

我實在太同革命的勢力隔離了，什麼運動，我都不知道，我都不感覺得；老彭說要引我去看一看革命

的運動，我心裏實在喜歡十分，因為我是對於革命表同情的，否則，我實在很願意革命運動的確是停頓了。

——那末，老彭，大後天你一定來找我一路去呵。我說。

——好，但是，你要熱烈的參加才行。

——我願意！我願意！

他——答應，我的心裏高興起來了。

大後天的早晨，太陽雖然已經高高的升上了，而且從窗隙射進我的床上，但是我是安逸慣了的，我還是睡着，未曾起身。老彭在外打門，我才起身了。

——怎麼這時才起身；真安樂呵，你們這班有聞的階級！老彭進門板起面孔就說。

——昨天晚上睡過些。我雖然這樣回答，臉上確

實有點紅熱。

洗好了臉，跟老彭出門，一直下鄉到很遠的T鎮去。

進了T鎮，一路被衛隊盤問着。

這T鎮是一個帶染着一點物質文明的北方的市鎮，統而言之，是半新半舊。我看那裏的民衆，有的還留着辮子呢。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除劣紳！除劣紳！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民衆的歌聲，高亢而熱烈，真使我的血流要沸騰了，街上的佈告，不是什麼縣長，公安局長，警察分所長的，而是農民革命委員會的了。街上的標語，不是什麼「愛國便應該認購□□庫券」，而是「剷盡一切豪紳」，「土地歸公有」了。而且那種紅紅綠綠的標語，到處的牆壁都貼滿了。還有橫過街道的大白布，寫着紅字標語呢。

——老王！你既然來了，應該做點事。

老彭說着引我灣了幾個灣，到了一座在T鎮最高的屋子來，那就是以前的警察分所，那就是現在的□□革命委員會辦事處。

——這裏什麼時候幹起來的？我看了這種現象，不覺起了這個疑問。

——前天晚上□□，昨天殺盡土豪劣紳和警察，這一次真順利。老彭好像自豪，又好像並不以為奇，很平淡的說。

——城裏的軍隊呢？我又發生疑問。

——說是□□去了。他媽的，沒有錢的地方還來嗎？

——那還好。

兩人說着進了□□革命委員會辦事處的大門。

——口令！站崗的□衛隊喝着。他們那紅色的領帶，真使我羨慕，但那一種威嚴又使我吃了一驚。那

手上的長鎗，想是搶警察的了。

——勝利——老彭答着。

口令是對了，X衛隊讓我們進去。到了內廳門首，裏面很肅靜，有十多人都在埋頭做事。

——老彭，怎麼這時才來？接頭如何？坐在上頭那人放下筆，抬頭對老彭講着。接着對我一望又說。

——那是誰？派來參加的嗎？

——不，是我的好朋友，思想很好，是來幫忙的，有什麼技術工作可以叫他做，不會反動的。——老彭說着和我介紹說，——這是林同志，這裏的秘書。又對他說，——他是王觀光，能夠作文章。

唔！唔！王同志，很好！很好！這裏有很多宣傳品要勞你抄。林秘書并不客氣便叫我寫宣傳品了。

我受他的指揮，坐下去開始抄起文章來了，但并非重要的，只是應有的文章。老彭大概是昨晚去接頭來的，和林秘書在密談着。

我抄好了宣傳品，就放眼把這口口革命委員會辦事處掠了一眼，一個大廳，中間掛着一面斧頭鐮刀的大紅旗，四壁都是紅紅綠綠的標語；廳的中間放着一隻大餐桌，披着紅布，兩旁都是粗舊的長板凳，大概是會議的地方，我們辦公的四方桌子就放在兩旁靠壁處。——口口門外的站崗又衛隊在喝着。我不禁抬頭向外面一望，進來了兩個背短槍的衛隊，帶着一個面團團三十多歲穿着長袍子的人，一望就知那是土豪，或是劣紳。

——林同志！這個狗兒土豪，藏在他的家裏毛廁後面，被農友搜着了。一個又衛隊好像兵士對長官作報告似地說，

——好！我來問一問。——林秘書說着，回頭對老彭說，——那邊的話你去告訴委員長去。

——你叫什麼名字？林秘書對那土豪問。

——我叫石后成。那土豪很自然的答。好像以為

自己并沒什麼罪過似的。

——林同志，他是此地有名的土豪沈放牛，石后成是假的。×衛隊大聲的說，那一種氣憤嚴厲的神情，使那土豪立時變了色。

——不，……不，……我不是沈放牛，我也是窮人！我是在沈家做事的。

——你不是沈放牛，你家裏就有白銀子七八萬元，你還說窮？你這樣是窮人，我們是什麼？又一個×衛隊大聲嚴厲的喝問着。

——押起來，等委員長回來辦理。林秘書的話才說完，兩個×衛隊立刻把那土豪的手反翹過來帶過旁門那邊去了。

——媽的屎，不承認，一路帶着——一路罵着，有一個×衛隊還把鎗柄向他這麼一毆，就如以前民團在毆農民一樣。

「農民今日才吐氣了！」我心裏真高興極了！

太陽將下的時候，老彭從外面進來，我這時公事已經辦妥了，時對老彭打招呼，他說：

怎麼？

辦好了。

我又要回去了。

這時林秘書聽着老彭的話，回頭對我說，

王同志也可以去的，這裏沒有什麼事。

我本來很願意在那裏做事，因為是最高興的事，林秘書這麼一說，自然是辭我的了，我再不能要求，或許我辦的不好。

怎麼？他在這裏幫忙不好嗎？老彭說。

這裏的人已經够了的，今天因為趙同志跟委員長出去，趙同志的事空着，才叫王同志做，晚上趙同志要來了，這裏不用勞王同志了。林秘書又誠懇又坦白的說。

我同老彭於是乎告辭出來，一直離開T鎮回家。

現在想起來，很願意再參加那麼一次工作，真高興
與真快樂

(四月三日晚上。)

郭沫若 著

星 空

實售洋四角

本書系郭沫若先生近兩年來之傑作、全書共分三輯、第一輯歌、第二輯戲曲、第三輯散文、均由先生詳加修正、現已出書、凡曾讀過郭先生之詩歌散文小說的、不可不看此書、而欲研究新文化的、尤不可不看此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天喬 劍波 合著

新婦女的解放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這本書是天喬女士劍波先生的論文集，他們誠懇懇鮮明的指出了婦女解放的新出路，願我青年男女同志們，都能從這本書裏從新覺悟，共同攜手努力奮鬥，來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張資平著

愛之焦點

實價四角五分 郵費加一

張資平先生的小說，早已在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和他的沖積期化石上轟動一時了，此書乃其最近得意之作，雙曲線與漸近線、愛之焦點、一班冗員的生活、木馬、他悵望着祖國的天野、約檀河之水、寫給誰的信？白濱的燈燭、一羣鴉、等九篇、彙成一冊，內容豐富、運文高潔。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郁達夫著

沈淪

實售四角

此書是郁達夫先生著、內中包含長篇小說三篇、第一篇沉淪、第二篇南遷、第三篇銀灰色的死、均以流麗之筆致、虔敬之態度、描寫近代青年的煩悶、分析入微、可謂大膽無畏之作品、愛讀小說的不可不看、而有一切的煩悶的青年、尤不可不看！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書名 狂 瀾
著作者 楊 邨 人
發行者 趙 南 公
印刷者 泰 東 印 刷 所

印數1—2000

總發行所 泰 東 圖 書 局
定價大洋六角外埠寄費加一
版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三 月 初 版

B/4

55